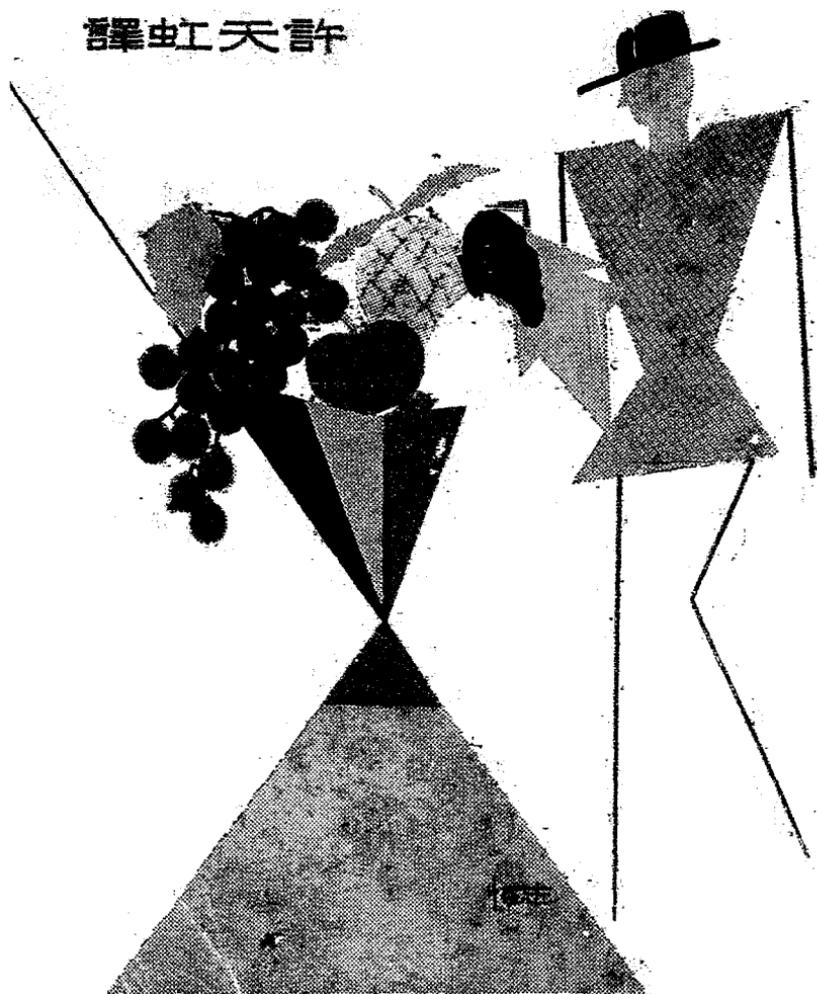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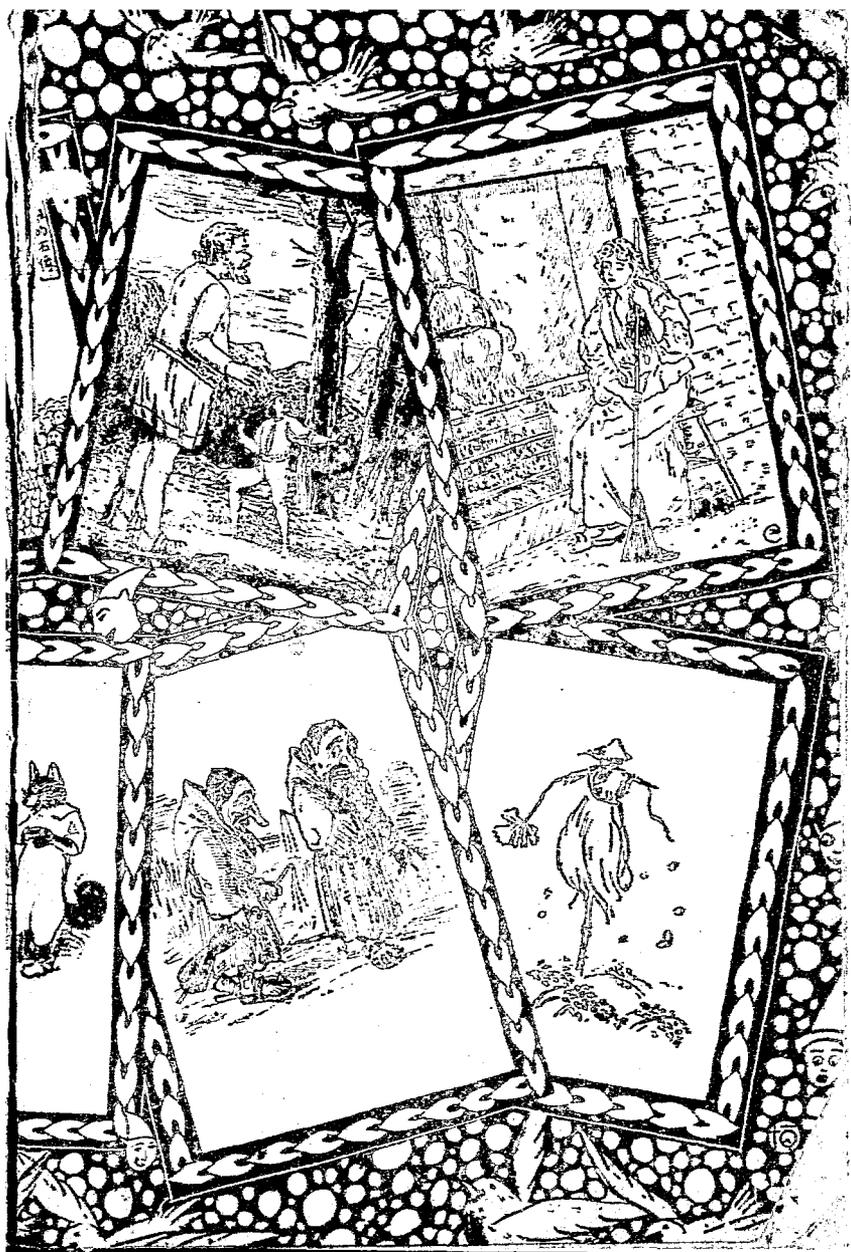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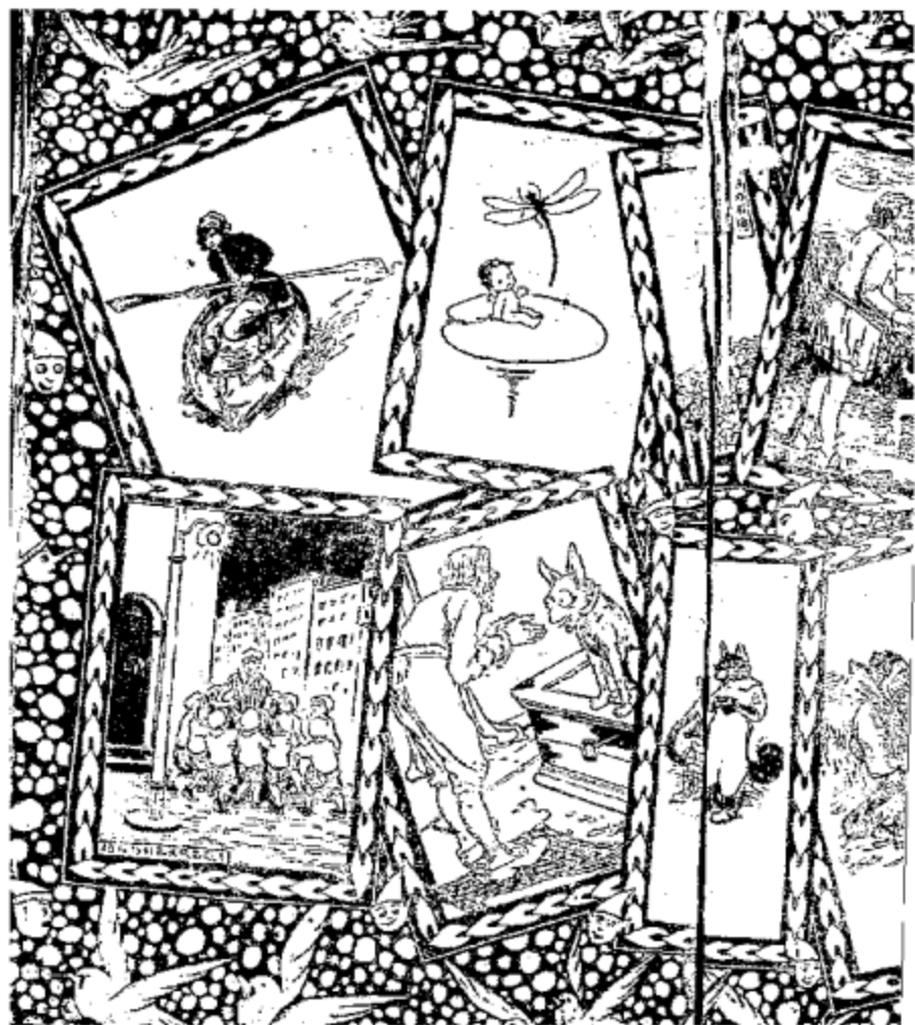


# 隱身帽

許天虹譯







世界少年女學叢刊

事 故

IX

帽 身 隱

本叢刊分列九類

本	故
說	傳
話	神
話	童
說	小
言	寓
歌	詩
本	劇
略	述
	著
	名

1534.88  
12



3 2169 2955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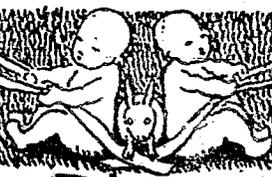
# 隱身帽

丹麥故事集  
許天虹譯



開明書店

1933



B 391487



# 目次

島上的公主	一
小野鴨	二
蛇王子	三
寶劍	五
金髮的傑克	七
紅帽彼得	一七
一夜穿破十二雙金鞋的公主	一七
隱身帽	一九
小妹妹	一四

曲利勒微泊	一五
海底的磨機	一六
夫妻	一八

## 島上的公主

從前英國有一個國王，他只生了一個兒子。這年青的王子，有一天偶然看見了丹麥的公主的一幅肖像；自從那天以後，他就日夜思念着公主，渴想娶她爲妻。

他就把這意思跑去告訴他父親，他父親聽了，十分贊成，說：「如果英國和丹麥聯合了，那末，世界上無論什麼強國都不足怕了。」他就立刻寫了一封信給丹麥國王，要求他把女兒嫁給自己的兒子，就是英國的王太子。但是丹麥王卻回覆他說，他的女兒年齡還很小，並

且無論如何，她也不願嫁給英國王太子。這話使英國國王動了怒，於是又寫了一封信去說，丹麥公主必須嫁給他的兒子爲妻，即使因此而引起流血，亦在所不顧。丹麥王卻回答說，只要丹麥人還有一滴的熱血存留着，他是決不讓那英王的志願實現的。

於是戰爭就爆發了。英國的王子率領了一枝大軍到丹麥去，圍困了丹麥的京城。但是丹麥王已把女兒送到海洋中的一個孤島上去了。他給了她七個侍女和一隻小狗做她的同伴，使她不致寂寞。他又給了她足夠七年用的糧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於是他命人在那島上的別墅的周圍築了一座高高的圍牆，使無論什麼人都不能進去或者出來。

七年之後，英國王子已攻陷了丹麥京城，把丹麥王殺害了。他安居在丹麥王的宮中，他去參觀宮內所有的房間，也走到了那公主住過的房裏。在那裏放着一座象牙的輪骨，都用赤金製成的紡車。紡軸上懸着一幅美麗的織物，上面織着許多活潑可愛的魚鳥和種種禽獸；但還沒有全部完成。王子命人搜尋那公主，尋了許多時候，依然沒有着落。他就命人宣告全國說，無論那一個女子如能完成那幅懸在紡軸上的織物，他就娶她爲妻，立她爲后；因爲他暗想丹麥公主一旦知道他不加害於她時，就會自己出來的。

那時丹麥國內有一個公爵，他的女兒的狀貌和那失蹤的公主十分相像，而且她也非常精於紡織。公爵得悉了那英國王子的宣言，

就命他的女兒到王宮中去嘗試一下。但是織那幅織物的技術，他萬萬比不上，她沒有能力去完成牠。

同時，公主和她的七個侍女和那隻小狗，已在島上四周有高牆圍住的別墅中，足足地住了七年了。她們已經喫盡了她們所有的糧食，在開始挨餓了，她們要想鑿穿那座高牆；但這是一件很迂緩的工作，所剩的可喫的東西卻很有限了，她們幾乎都要餓死了。因此，陪伴公主的七個侍女，一個一個地先後從宮牆上跳入了海中，以期她們所愛的女主人，不致因缺乏食物而餓斃。那小狗也跟着她們跳入了海中。

此後那公主就捕捉別墅中的老鼠弄死了，把皮剝去取牠們的

肉來喫，靠着充飢。老鼠都被喫盡了，她就設法越過那座高牆。在離海岸不遠的地方，她看見了一隻帆船，她就揮手求救；那隻船駛了過去，船上人把她救到了船上。他們把她載到了她的父親的王宮附近的海濱，送她上了陸。她在那裏就把華麗的衣服脫去，穿上一件破衣服；她到王宮內的廚房中去，請求做個洗擦碗碟的女傭。公爵的女兒瞥見了她，覺得她很文雅可愛，就雇用了她。於是丹麥公主現在就站在她父親王宮內的廚房中做那些最卑微的工作了。到了禮拜六這一天，這洗擦碗碟的女傭送一桶清水到那間紡織房中去。她站在一旁鑒賞那幅懸在紡軸上的精緻的織物。公爵的女兒告訴她說，她有生以來從未織過這樣困難的花樣。可是那洗擦碗碟的女郎回答說，她

自信能夠代她完成那幅織物。

「唔，如果你能完成牠，我願給你一百塊錢，並且把你升爲我的侍女。」公爵的女兒說。

公主把那另一個女郎所誤織上去的絲線完全拆去了。於是就開始迅速地紡織起來了。那英國王子在他自己的書房中也可以聽見紡車的嗡嗡聲，雖然他的書房和那紡織房處在王宮的兩極端。不多幾天之後，就有人來報告他說，那幅織物已經完成了。於是他就跑到紡織房中去，仔仔細細地把牠審察了一下。他不能找到一個缺點；因此他不得不實踐他的諾言，就和公爵的女兒結婚了，雖然他非常懷疑，她究竟是不是真正的丹麥公主。

當丹麥公主和她的父親同住在宮中時，她曾經畜養過一匹駿馬，名叫勃朗嘉。在英丹戰爭的七年間，沒有人去管束這匹馬，因此牠已變得非常的執拗不馴了；必須有兩個人用了兩根堅硬的竹竿鞭打着牠，纔能把牠驅到河濱去飲水。現在，英國王子的結婚禮已定於禮拜日舉行，王子下令說，他的新婦須騎了勃朗嘉到禮拜堂裏去；因為他不知道，除了丹麥公主，沒有一個人是敢騎勃朗嘉的。公爵的女兒果然不敢去騎牠。她吩咐她的侍女，就是那真正的公主，脫去了她的破舊的衣服，穿着她自己的結婚禮服，代替她騎了勃朗嘉同王子到禮拜堂裏去結婚。她允許她，願意再給她一百塊錢，作為酬報。

到了結婚的那一天，王子前來召那新娘，就把真正的公主帶了

去。最先他們走到了一座橋上，那座橋吱吱格格地發出了一種若不一勝重的呻吟聲來。於是公主說道：

「橋啊，不要在新娘經過時崩壞！」

「你是我的爸爸的得寵之物！」

說畢，那橋就靜寂無聲了。

「你說了些什麼，我的愛卿？」王子問道。

「沒有說什麼，我的良人啊！」公主回答說。

於是他們走近了城門，城門口有一隻狗被繫在一條鐵鏈上。那隻狗向他們狂吠着，怒號着。於是公主說道：

「狗啊，不要叫，且站在一旁！」

你是我的爸爸的得寵之物！」

那狗就不再狂吠了，安靜地站在二旁，讓他們走了過去。

「你說了些什麼，我的愛卿？」王子問道。

「沒有說什麼，我的良人啊！」公主回答說。

他們繼續前進，走到了一道隄上。到了這裏，公主說道：

「在長隄下的快活的小魚，

欣喜地在水中游泳着。

要是黃金能購買她們所急需的食物，

可憐我的七個侍女就不致葬身魚腹了！」

「你說了些什麼，我的嬌小的愛卿？」王子問道。

「沒有說什麼，我的良人啊！」公主回答說。

於是他們又繼續前進。在遠方的海中，公主可以望見她那曾經住過七年的孤島。於是她說道：

「掛在我逃出來的處所的灰色鼠皮啊，

我剝你們的時候，我是多麼的膽怯啊！

如果不是飢極了不擇食，

我也不會喫了鼠肉以代麪包的！」

「你說了些什麼，我的嬌小的愛卿？」王子問道。

「沒有說什麼，我的良人啊！」公主回答說。

最後他們走到了畜養着勃朗嘉的馬房中。勃朗嘉用牠的腳亂

踢着，又在後足上直立了起來，實在無法可以制馭。最後公主說道：

「勃朗嘉，勃朗嘉，爲我跪下來！」

沒有另一個少女曾經騎過你，

除了在你眼前的她！」

那匹馬一聽見了公主的聲音，立即就在她的面前跪下，讓她騎了上去。

「你說了些什麼，我所心愛的愛卿？」王子問道。

「沒有說什麼，我的良人啊！」公主回答說。

可是王子卻很快樂，因爲現在他知道了，那和他並馬前進的確

是真正的丹麥公主。當他們到了禮拜堂裏，王子把他的金鑲邊的手——

套給她，並且令她起誓說，如果他要索還這副手套時，她必須親自還給他，決不請別人頂替。

於是他們倆結了婚，然後騎着馬一同回宮去，到了宮中，他們都要更換衣服了，公主走進那紡織房，公爵的女兒就冒充着她走了出來。現在大家都以為要舉行一個盛大的宴會，以宴饗那些賓客了；但是那王子宣稱，他今天覺得身體有點不舒適，不想舉行宴會了，請那些賓客們明天再來慶祝他和丹麥公主的結婚禮。

當黃昏降臨的時候，王子和公爵的女兒都走進了新房。王子懇求她把她的日間在那橋上所說的話向她重述一遍。公爵的女兒說，很奇怪，她已忘卻了那天所發生的一切的事；不過她有一個侍女，她

曾經把她日間所說的話完全告訴了這個侍女想來她總該還記得吧。所以她要問問她。

因此那新娘就跑到公主的房裏去，對她說：「聽着，你這個小獸子，你今天在那橋上說了些什麼話？」公主把她所說的話重述了一遍，公爵的女兒就回到新房裏去，對王子說道：

「橋啊，不要在新娘經過時崩壞！」

「你是我的爸爸的得寵之物！」

「是的，我也記得彷彿是這樣的。」王子說。於是她以為難題已經解決了。但是那王子又問她道，她對那隻狗說了些什麼？她告訴他說，她的心中充滿了對他的愛情，所以旁的事她一概不能記憶了；不——

過她可去問她的侍女，也許她還記得吧。因此那新娘又跑到公主的房裏去，告訴她說，她被她在路上所說的那些花言巧語弄得頭昏了。「現在你快說出來，你對那隻狗說了些什麼話？」公主就把所說的話告訴了她，她就跑回去對王子重述道：

「狗啊，不要叫，且站在一旁！」

「你是我的爸爸的得寵之物！」

「是的，我也記得彷彿是這樣的。」王子說，「你的侍女倒很了不起。」

現在公爵的女兒以爲他總不會再質問她了，但是王子也要知道她在那道長隄上所說的話，因此他不得不再去問了公主，然後回

來告訴他說：

「在長隄下的快活的小魚，

欣喜地在水中游泳着。

要是黃金能購買她們所急需的食物，

我的七個侍女就不致葬身魚腹了！」

王子說，她的侍女的記憶力一定是很好的；但是他還要知道，當她望着那海中的孤島的時候，她說了些什麼話。因此她不得不再跑去問公主，她非常惱怒了，因為她必須這樣來來往地奔走着。她問她道：「你這個饒舌鬼，當你望着那海中的孤島的時候，你說了些什麼話？」公主並不喜歡她這樣稱呼她；但是她壓制住了自己的怒氣，

冷靜地把所說的話重述了一遍。當公爵的女兒回到王子的面前的時候，她又已記起了她所說過的話。

「掛在我逃出來的處所的灰色鼠皮啊，

我剝你們的時候我是多麼的膽怯啊！

如果不是飢極了不擇食，

我也不會喫了鼠肉以代麪包的！」

「是的，我也記得彷彿是這樣的。」王子說；現在她暗想他總不會再和她絮聒了。但是王子還要知道她對勃朗嘉說的話。啊，那個她也完全忘懷了；但是那侍女一定還能記起的，因為她從禮拜堂裏回來的時候，已把一切都告訴了她。

她又跑到公主的房裏去，現在她真是憤怒極了，那小妮子在途中背誦了這許多花言巧語給王子聽，究竟有什麼用意？人們也許要以爲她——那公爵的女兒——沒有什麼事可做，所以老是在他們兩人之間往來奔走！「快快告訴我，當你要騎勃朗嘉的時候，你對他說了些什麼花言巧語？」公主依舊抑制住了自己的怒氣，老老實實地把所說的話告訴了她。公爵的女兒得到了那答辭，立即就回去向王子重述道：

「勃朗嘉，勃朗嘉，爲我跪下來！」

沒有另一個少女曾經騎過你，

除了在你眼前的她！」

「是的，我也記得彷彿是這樣的。」王子說：「你的侍女確有勝過兩人的記憶力。」

公爵的女兒暗想現在他總會讓她安靜一下了。但是不！王子現在堅決地要求她，把他托她代為保管的那副金鑲邊的手套交還他。她說這放在她的房裏，她願立刻去拿來。這次她去見公主的時候，她的態度比較以前幾次客氣得多；她請求她把那副手套交出來。但是公主卻說，她不能把牠們交給她，因為她已經立了一個誓，她必然親自把那副手套交還王子，決不請別人頂替的。公爵的女兒絞着她的手，不知道怎樣辦纔好。於是公主想得了一個辦法：她們倆可一同到新房裏去，公爵的女兒可吹熄了那些燈火，公主就可把手套還給王

子；於是公主偷偷地從新房中溜了出來，而讓公爵的女兒留在房內陪伴王子。這樣，王子決不會發覺其中的底細的。

公爵的女兒很贊成這個辦法。她們倆就一同走到新房裏去，吹熄了那些燈火，公主就把那副手套去還給王子。可是當她正想溜走的時候，王子卻握住了她的手臂，並且說她應得留在那邊陪伴他。如果還有什麼別的人有在新房裏，就請他（或她）立即走出去！

到了第二天早晨，公爵的女兒就被送回到她父親的家裏去了；大家興高彩烈地在王宮中，慶祝着英國王子和丹麥公主的婚禮。



## 小野鴨

從前有一個婦人，她有三個孩子：一男兩女。其中一個女兒是她自己所生的，另一個女兒和一個兒子都是前妻所生的。後來那兒子出外去謀事，到了國王的朝廷上，做了寵臣。可是，兩個女兒和母親依舊留在家裏。繼母把前妻所生的女兒視作眼中釘，盡力地虐待她，並實在想結果她的生命；可是那少女卻極良善溫柔，是惹人愛憐的。

一天，繼母把她帶到池畔，命她坐在那邊纏繞麻線。當她正在專心工作時，繼母就從後面過去，出其不意，把她推入了池中。可是池內

的水很淺，不夠淹死她；因此她沿着池的內側巡行着，直到最後她發見了一扇鏽舊的門。她走進了這道門，就在裏面見到許多小人。這些小人都非常忙碌，因為那天正是他們烘麪包的日子；而且他們有一個病弱的小孩，他們因為事情太多了，沒有人可以好好地照顧他，所以他們覺得非常為難。他們看見了那少女，就問她可否暫時代他們照顧一下小孩；因為他正在怪聲地啼哭着，使人聽了心煩意亂。那少女回答說，當然可以的，只要他們要她代管。他們說那就很好；如果她是願意的，他們就可以安心地去工作了。

因此她就看護着那個小孩，整整地看護了一天。她和他嬉戲着，逗他玩笑，又唱着催眠歌，使他安靜地入睡；那小孩似乎也很歡喜她，

到了薄暮時分，那些小人說，她現在可以提出三個希望來，他們當使她得着滿意的結果，因為她這樣和善地對待他們的小娃娃。但是她只希望從那池內爬出去；這是她的唯一的希求。於是那些小人說道，既然她自己不肯說，他們就代她說出三個希望來，並且還要幫助她從池內爬出去。第一個希望是，無論何時她如果把她的頭巾取下，而她的頭髮披下時，她的周圍將立刻非常的光明，不管原來是怎樣黑暗的。第二個希望是，無論何時如果她張開了她的口而吹一口氣，她就會吹出一個純金的指環來。第三個希望是，無論何時萬一她跌入了水中，她將不會沈下去，而變成了一隻小野鴨，浮在水面上。他們代她說了這三個希望之後，就護送她從池內爬了出來；因此她就回去。

見她的繼母了。

「什麼！你又回來了？」繼母見了她就驚呼道。那少女向空中吹了一口氣，就吹出了許多美麗的純金的指環來；牠們先後跌了下來，輝煌奪目地躺在那地板上。那繼母看見了就急急地跑過去，想去拾取牠們；但是那少女卻迅速地將牠們拾了起來，放入了她自己的衣袋中。到了晚上，當天色墨黑的時候，她解開了她的頭巾，她的頭髮披下來了，那房裏就和白晝一樣光明了。於是她的繼母更爲驚奇了，就詢問那少女，究竟她爲池底下的人們做了些什麼事，竟能獲得了這樣豐富的報酬。

「我願把我所做的事告訴你，」少女說道。「他們下面的人們

在忙碌地烘焙麪包沒有工夫照顧他們的小孩子，我就爲他們看護了他一天，因此他們就代我說了三個很好的希望，酬勞我。」

「那末，我自己的女兒明天也必須下去，獲得三個好的希望。」那婦人說道。因此第二天早晨，她就送她的女兒到那池畔去；當她正坐在池邊上紡績着的時候，她的母親就跑過去，把她推入了池中。

少女跌了下去，就在池底上巡行着，最後她找到了那扇鏽舊的門，就走進去看那些住在門內的小人。這一天，他們正在大宰牲畜，所以都在手忙腳亂地工作着，沒有工夫去好好地照顧那個小孩。那少女聽見他在啼哭着，就自告奮勇願代他們看護他一下。但是他是很不安靜的，而她又是很不和氣的，竟對他發了怒，以致那孩子更其暴

躁起來，竟整整地啼哭了一天；他哭得愈厲害，那少女就愈覺得不耐煩，竟提起手來攔打了他幾下。到了薄暮時分，他們准許她也提出三個希望來。她說，她但願他們立刻放她出去，因為池底下的那種生活她已經過夠了。他們說道：「我們自然要送你出去的。」於是他們爲她熱烈地祈求說，無論何時如果她取下她的頭巾，她的頭髮披了下來，即使是在白晝，她的周圍也將變成黑暗；其次，她的頭上將生出一個狐狸尾巴來，如果把牠割去得愈快，牠將生得愈長。於是他們中間的婦人接着說道：「第三個希望是，無論何時如果你掀起了你的嘴巴而吹一口氣，你就會吹出一隻灰色的蝦蟆來。」那些小人說了這三個希望後，就送她從池內爬了出去；於是她就回去見她的母親了。

「你頭上垂下來的是個什麼尾巴啊？」她的母親問道。「我們必須把牠割去。」她拿了一把剪刀，把那尾巴割去——可是牠立刻又生了出來，生得比以前的更長。於是她又割去了牠，可是這一次牠生得更長了，竟長得垂到了地上。她們見無法可施，只好任牠垂在她的背後。此後人們就稱她爲「狐狸尾巴」。

再說那另一個少女的同胞哥哥，在朝廷上爲國王服務，極得國王的寵愛。他每天午飯之後，總要請了假，獨自到森林中去一次。這事引起了國王的好奇心，所以有一天他跟蹤着他，希望能發見這裏面的緣故。他就發見那少年已在一株樹幹上彫成了一個美麗的肖像——那就是他妹妹的肖像。國王卻不知道，所以就問他，那是什麼人——

的肖像，還是他所崇拜的一個偶像？——他說道——那是他的小妹妹；她現在在家裏很苦惱，因為她的繼母非常虐待她。所以他每天要跑到森林中來，祈求仁善的上帝去幫助她，使她的生活好些。同時他又告訴國王，她是多麼美麗可愛的；最後國王就說道，如果她是這樣美麗的，她的哥哥最好快些到家裏去，帶她到京城中來，他願意和她結婚。

因此那哥哥就動身了。在路上他為他的妹妹購買了幾套美麗的衣服，因為他很知道她在家裏所穿的都是襤褸不堪的。他購買得很巧，因為那些新衣都非常適合她的身體。她穿着就愈顯得美麗了。他又告訴她們說，國王要召她到京城裏去。那繼母聽了，就說，那很好，

不過她和狐狸尾巴要同他們一起去。他沒有方法可以禁止她們不去，所以他們一家四人都動身前去。

他們在途中必須經過一段水路；當他們坐着帆船在大海中航行的時候，他們遇着了一場大風暴，因此那哥哥到甲板上來吩咐他的妹妹道：「你當好好地自己留心！」因為那些波浪滾到了船上來，聲勢汹汹地掃蕩着那船面甲板。但是她不能聽見她的哥哥所說的話，因為她的繼母曾經非常凶猛地打過她好多次耳光。她的耳朵有些聾了。因此她問她的繼母道：「我的哥哥說了些什麼話？」

「他說你當把你的新衣脫下來，給我的女兒穿。」無論她的哥哥吩咐她什麼，那少女總是聽從的。因此她就將她的新衣脫了下來，

把牠交換了狐狸尾巴所穿的舊衣服。不久之後，她的哥哥又到甲板上來喊道：「妹妹！你當好好地自己留心！」

「此刻我的哥哥說了些什麼話？」她問道。

「他說你當把你頭上的珠寶取下來，給我的女兒戴。」唔，凡是她的哥哥所吩咐她的話她無不聽從——她說她就從自己的頭上把那些珠寶取了下來，把牠們戴在狐狸尾巴的頭上。但是因了她頭上的尾巴，牠們戴在那邊反顯出了她的醜陋。她的哥哥又跑上來對她高呼道：「小妹妹！你當好好地自己留心！」

「我的哥哥說了些什麼話？」她又問道。

「他說你當把你的頭放在我的圍裙中，使我可以爲你梳理頭

髮。」那繼母說；因此那少女就照着她的話做了，因為無論她的哥哥吩咐她什麼，她總是聽從的。但是她的頭剛剛伏到了那羣鴉中，她的繼母就把她拋入海中了。

然而她並不溺死；她變成了一隻小野鴨，在水中游泳着，追隨着那隻帆船。

當他們到達了京城中的時候，國王從王宮中出來迎接他們；他看見了狐狸尾巴，就問這是否就是他的妹妹。因為現在那哥哥當然只有他的異母妹同他在一起了。國王見了她的醜陋的相貌，就非常憤怒，說那哥哥欺騙了他，就命人把他投到毒蛇窟中去，讓那些毒蛇把他吞了下去。這是從前懲罰犯了重罪的人的辦法。因此他們就遵

照了國王的命令，把他投入了毒蛇窟中。

那天黃昏時分，有一隻小野鴨從陰溝中游到了國王的廚房裏；到了那邊，她就把她身上的羽毛完全棄去，在火爐旁邊溫暖着她的可憐的、赤裸的小身體。一隻小狗正閒坐在那廚房裏，小野鴨就走過去對他說道：

「狗哥哥，橋底下的狗哥哥！」

國王在他的宮中有否安睡？

那爐竈背後的老丐有否安睡？

我的哥哥在那毒蛇窟中有否安睡？

我的妹妹狐狸尾巴和她的母親有否安睡？」

她拋了一根木棍給那小狗，請他拿去送給她的哥哥，用以防禦那些毒蛇。她吹出了一個純金的指環來，送給廚房中的使女，因為她准許她在火爐旁邊取暖。

那爐竈背後的確躺着一個老丐，可是他並沒有安睡，他一向醒着，傾聽着外邊的一切。最後，當那小野鴨已經重新披上了她的羽毛時，她說道：「我還要到這裏來兩次；如果到了那時候，我還不得救，那末，我只好在海邊上過度我的餘生了。」

那乞丐似的老僕人也聽見了這一番說話，但是他不敢去報告國王，因為他恐怕將來萬一發現為不確實的時候，他也要被投到毒蛇窟中去。

第二天晚上，那小野鴨依舊從陰溝中游到那廚房裏。她到了廚房裏，就抖去了她身上的羽毛，對那隻小狗說道：

「狗哥哥，櫟底下的狗哥哥！」

國王在他的宮中有否安睡？

那爐竈背後的老丐有否安睡？

我的哥哥在那毒蛇窟中有否安睡？

我的妹妹狐狸尾巴和她的母親有否安睡？」

說畢，她拋了一根木棍給那小狗，請他拿去交給他的哥哥，使他可用以防禦那些毒蛇。她又吹出了一個純金的指環來，報答那廚房中的使女，因為她讓她在火爐旁邊取暖。最後她說道：「以後我還要來一

次；如果到了那時候我還不得救，我就不得不在海邊上過度我的餘生了。」

那老僕人依舊躺在爐竈背後，他聽見了這一切；第二天他就把他所聽見的一切情形告訴了國王。國王就決意親自去躺在那爐竈背後竊聽；如果他所聽見的 and 老僕所說的不相符合，他就要送他到毒蛇窟中去。

到了黃昏時候，那小野鴨又從陰溝洞中游到那廚房裏來，對那隻小狗說道：

「狗哥哥，櫬底下的狗哥哥！」

國王在他的宮中有否安睡？

那爐竈背後的老丐有否安睡？

我的哥哥在那毒蛇窟中有否安睡？

我的妹妹狐狸尾巴和她的母親有否安睡？」

她拋了一根木棍給那小狗，請他啣去交給她的哥哥，使他可用以防禦那些毒蛇；她又吹出了一個純金的指環來，送給那廚房中的使女，因為她讓她在火爐旁邊取暖。「以後我永不能再來了，我不得不在海邊上過度我的餘生了！」她一邊說，一邊蹣跚地在地板上往來走着。但是當她進來的時候，她已照例把她的羽毛抖去了；而當她正在往來地走着的時候，這些羽毛已被國王暗暗地藏過了；所以現在她正需要她的羽毛，竟一根都找不到了。因此她就哀哭了起來；此

後她既不能再到廚房裏來取暖，而又失去了她的羽毛，所以她一定要凍死了。然而她該走的時間卻到了；當她正要赤裸裸地從陰溝中游出去的時候，國王就從爐竈背後跑出來捉住了她；她雖然竭力掙扎，要想逃走，他卻緊緊地把握着她，不讓她走。於是她變成了一個奶餅；而當國王把那個奶餅放到竈裏的餘燼中去時，那奶餅就變成了一條黃鱧。國王拿了一柄小刀，割去了那個黃鱧的頭——突然，牠就變成了一個他有生以來從未見過的可愛的少女……

第一，他們就派人去把她的哥哥從毒蛇窟中釋放了出來；他在那裏，那些毒蛇並沒有加害於他，因為他實際上是無辜的。於是派人去捉住了狐狸尾巴和她的母親；她們就不得不把她們對於那小野

鴨，她的哥哥和國王所做的惡事招認了出來，她們受了應得的懲罰，得到了一種不吉的結果。

於是國王就娶了那由小野鴨變成的可愛的少女爲王后，她的哥哥做了國王的寵愛的臣子；

## 蛇王子

從前有一個老人，住在一個森林中；他常常出去斫腐朽的枯樹來充柴薪。有一天，當他的老妻正站在門前劈柴時，一條小蛇從那些朽木中蜿蜒地爬了出來。

「唉，」那年老的婦人自言自語說，「你看那些在地上爬行的蠢東西，尚且會生兒女，可是我們人類卻沒有孩子！」

但是那小蛇對她說道：「如果你是這樣的渴想孩子，那末，爲什麼不把我帶去撫養呢？」

「什麼，」婦人驚呼道，「你能夠講話的嗎？」

於是她把蛇帶到她的房裏，替他在暖坑底下做了一張牀。當她丈夫回來時，她就告訴他，怎樣一個小蛇從那些朽木中爬出來，並且說他們應該把他撫養成長。

他們就把他養育在暖坑底下，直到他七歲的時候，他說他很想結婚了。老人就回答道：「好的，我願到森林中去找尋一下，且看能否為你找到一條蛇小姐。」

但是蛇說道：「不，義父啊，我不要蛇小姐，我要娶一位公主。義父啊，請你於明天早晨動身出去，爲我尋找一位公主來。」

「不，那是我所不敢做的事，」他的義父說道，「因爲我怕國王

將把我在監牢裏拘禁起來。」

但是蛇告訴他說，他只要照着他所說的話做去，決不會遇見什麼危險的。因此到了第二天早上，那老人果真動身去了。當他走到了王宮門前的時候，他就屈膝跪了一下，於是他走到了國王坐着的大殿上，他就又雙膝跪下了，懇求國王說，他有一個非分的要求，望他不要懲罰他。

國王說道：「你放膽說吧！我決不會加害於你的。」

於是老人說道：「我家裏有一條小蛇，我把他養在我的暖坑底下，已足足地養了七年，現在這蛇說，他要結婚了，他要和陛下的公主結婚。」

「唔，國王說道，「如果他能設法使我的花園裏的全體菓子——樹都生了金蘋果和銀蘋果，金樹葉和銀樹葉，那末，他就可以娶公主爲妻。」

當老人回到家裏時，蛇問道：「你的運氣怎樣，義父？」

老人就告訴他道：「你必須使國王花園裏的全體菓子樹都生了金蘋果和銀蘋果，金樹葉和銀樹葉，然後纔能和公主結婚。」

「那是很容易辦的，義父啊，」蛇說。「你現在可到外邊去，把種種菓實的核——如梅子核，桃子核，櫻桃核等等——收集在你的小筐中。到黃昏時分，你可到國王的花園裏去，向每一株樹擲一握菓核，不要忽略過一株樹。當你出來時，走到那園門口，你可回頭去望一望，

看已發生了些什麼事。」

老人照着他的話做了，走到園門口回頭一望，只見那些菓樹彷彿都在燃燒着；牠們似乎都是赤金製成的。

第二天，老人很早就去見國王，問他有没有到他的花園中去看過。國王回答說，他已經去看過了，那蛇已確實地贏得了他的女兒；然而他必須還要受一種測驗：他必須用珍珠和寶石鑲嵌了他花園中的全部坐椅，並且鋪砌了他花園中的全部道路。

老人回到家裏，蛇問道：「你的運氣怎樣，義父？」

老人回答道：「你必須用珍珠和寶石鑲嵌了御花園中的全部坐椅，並且鋪砌了御花園中的全部道路，纔能獲得那公主爲妻。我們

怎樣着手進行呢？」

蛇說道：「哦，那是很容易辦的，義父啊。你可到外邊去，收集了種種的舊缸鬢和破碗碟，把牠們碎作了無數的小片；然後到了天色暗黑的時候，你把牠們裝在你的小筐中，跑到御花園中去，把那些碎片遍撒在那些坐椅和道路上。當你要離開那花園的時候，你可回頭去看一看，且看牠已變得怎樣的美麗了。」

老人照着他的說話做好，回到家裏來了，蛇問他有否看見什麼特異的景象。他回答道：「有的，那花園中的全部坐椅和道路彷彿都鍍了金，都在月光中燦爛發亮。」

於是蛇說道：「那末，請你明天一早就到王宮裏去問國王，現在

怎樣着手進行呢？」

蛇說道：「哦，那是很容易辦的，義父啊。你可到外邊去，收集了種種的舊缸、鬘和破碗、碟，把牠們碎作了無數的小片，然後到了天色暗黑的時候，你把牠們裝在你的小筐中，跑到御花園中去，把那些碎片遍撒在那些坐椅和道路上。當你要離開那花園的時候，你可回頭去看一看，且看牠已變得怎樣的美麗了。」

老人照着他的說話做好，回到家裏來了，蛇問他有否看見什麼特異的景象。他回答道：「有的，那花園中的全部坐椅和道路彷彿都鍍了金，都在月光中燦爛發亮。」

於是蛇說道：「那末，請你明天一早就到王宮裏去問國王，現在

了各種綠葉，把牠們縛成一束。你把那一束綠葉放在你的小筐中，而到王宮前面去，用那束綠葉刷着那些牆壁；你的手臂有多少長，就刷到多少高。在你離開那邊之前，你可回頭去看一下。」

老人照着他的說話做了之後，那整個的王宮就好像是純金所造成的了。

因此蛇就對他義父說道：「現在請你去問一問國王，他是否願意把他的女兒嫁給我了。」

國王說道：「是的，他已贏得了我的女兒，他可娶她爲妻了。」

老人就回家去對蛇說道：「你可以娶那公主爲妻了，現在你可以爬到王宮裏去了。」但是蛇說，他要坐了馬車去的，所以他請他

的義父到城裏去雇了一輛馬車來，載送他到王宮裏去。當他們坐着馬車經過街市的時候，那些人們覺得非常奇異，都跑到馬車的兩旁來觀看那蛇。當他們看見了他時，他們就覺得非常可怖，都立即逃回了屋裏，不敢再去看他了。那馬車駛到了王宮的前面，蛇就把車門推開，爬了出來，向那大殿上爬去，國王和王后正在一扇窗前閒望，他們看見了那可怖的巨蛇。他們向他們的女兒喊道：「留神！當心他把你喫下去！」

她說，不，那個蛇費了不少的心血，好容易纔贏得了她呢。於是她的父母跑到了另一間房裏去，鎖上了房門，聽任公主獨自站在門外。那巨蛇逐漸地爬到了她的身旁，把他的身體繞到了她的腳上，她的

腿上，她的身上，直到最後他的嘴唇接觸着了那少女的面頰。於是，他身上的蛇殼突然褪下，變成一個非常美貌的王子了。她快樂極了，身不由主地抱住了他。於是他告訴了她，他的父親叫什麼名字，他父親的王國叫什麼名字，以及怎樣纔能到那個國裏去。

當他們倆站在那邊歡樂地談笑的時候，公主的父母聽見了他們的歡笑聲，就暗想他們的女兒所處的境地總不會怎樣危險的。因此他們就開了房門，走了出來；他們也看見了那站在他們前面的美貌的王子。他們也非常快樂。公主的父親看見那張躺在地板上的蛇殼，他就把牠投入了火爐中，把牠燒燬了。

突然，那王子向地上一望，纔知道他的蛇殼已經不見了，因此他

問道：「我的蛇殼哪裏去了？」

國王回答說：「我把牠燒燬了。」

那王子說道：「啊呀！我又遭逢厄運了！」

因爲他應該早就把那蛇殼交給那救助他的人的。現在，那蛇殼既已被焚燬了，他就沒有什麼可以給他的解救者，他不得不再變成種種形狀的禽獸了。後來他變成了一隻鴿子，在房裏盤旋地飛翔着，因爲那些門窗都關閉着，他不能夠飛出去。最後他飛到了一扇窗前，撞破了一塊玻璃，纔得從那窟穴中衝了出去。但是破碎了的玻璃是很銳利的，因此割破了他的頭顱，使他受了重傷。他一飛到了外邊，就一逕飛到他父親的王宮中去了。他到了那邊，就覺得非常衰弱，他病

倒在牀上了。他父母命人去請了許多醫生來，可是沒有一個醫生能夠治愈他。因此他慘痛地、悲苦地躺在牀上，只好聽天由命了。

公主想起了他，覺得非常憂愁。她聽見人們說，他倒在他父親王宮中非常悲苦，於是她就決意要跑去看他一下。到了夜深人靜的時候，她就私自帶了一些金錢，動身走了。她又帶了一小瓶珍貴的香水，以備在途中感覺疲乏時聞嗅。她臂下挾着她的小包裹，就偷偷地走出了宮門。

不久她走到了一個森林中，她遇見了一隻狐狸。他問她道：「你要到哪裏去？」她告訴他道，她要到某國裏的王宮中去，因為她所愛的王子在那邊臥病着。她又問狐狸道：「你可否爲我做嚮導？」

因爲她從來沒有到過那地方，她不認識路徑。因此狐狸就在前面領導着她。

他們一逕前進，直到他們走到了一片林中的空地上，那片空地上有一條小川流貫着。於是那狐狸說道：「你必須在此地俯身下去，喝些清水。」因爲這些水是能使人強健，而公主跋涉了許多路，已經非常疲乏了。於是狐狸問她道，她能否聽見那些森林中的小鳥的可愛的歌唱？她回答說，她能聽見的。那狐狸又問她道，她能否了解那些小鳥在唱些什麼？

「不，」她回答說，她不知道。

「他們正在唱着。如果那現在臥病着的王子，能夠得到一些他

們的血液，塗在他的創傷上，那末他立刻就會痊愈了。」

「你能否去取一些這些小鳥的血液來？」她問那狐狸道。

「假使我能爲你去取來，你願拿什麼東西來酬勞我？」那狐狸問道。

「我願把我所帶着的這包金錢完全送給你」公主說

「唔，非等他們完全熟睡了，我也是無能爲力的，」那狐狸說道。當那些小鳥停止了歌唱，完全入睡了的時候，那狐狸就輕輕地爬到了樹上去，一隻一隻地敲去了他們的頭，把他們擲下來給公主。她沒有東西可以盛放那些血液，她就傾出了她的小瓶中的香水，把小鳥的鮮血滴在瓶內。

狐狸又說道：「現在你得到了那些小鳥的血液，你以為就可達到你的目的了吧。但是不然，要是沒有我自己的一些血液混和在裏邊，那是不會發生任何效用的。」他就想告別了。「我不能再陪伴着你前進了。」

可是公主說道：「哦，不過你必須引導我走出了這個森林！」

「假使我領導你走出了森林，你願拿什麼東西來酬謝我？」狐狸說。

她說道：「我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再給你了，我所有的金錢已經完全送給你了；但是你也許願意接受我手上所戴的這個小小的金指環吧？」那狐狸就接受了那小小的金指環，領導着她穿過森林。她

一邊走着，一邊心中暗自思索着，怎樣纔能設法取得一些狐狸的血液。狐狸在前引導，她在後面跟隨着；當他們正在前進的時候，她的腳突然踏着一個石卵，她就把他拾了起來。狐狸的口中因為銜着一包金錢，所以他向前跑的時候，他的頭總是向後仰的。因此公主用她所拾得的鵝卵石狠命地擊着那狐狸的頭頸，鮮血就直迸了出來，於是她就跑了上去，把她的小瓶承在那創傷的下面，使牠充滿了那狐狸的血液。又取回了她送給他的那個金指環，因為狐狸已不能反抗了。

她繼續前進，直到她到了王子臥病着的王宮前，她走了進去，自稱是一個博學多能的女子，能夠使那王子回復康健的狀態。他們去

報告了國王，國王就走出來詢問她，她是否真的能夠治愈他的兒子。

「是的，」她回答說，「但是你必须預先允許我，如果我治愈了他，他必須和我結爲夫婦的。」

「准如你所說的，我的姑娘啊，」國王說道：「如果你能夠治愈他，那末，他一定和你結爲夫婦。」

因此她請人領導到了王子臥病着的房間裏。那間房裏的窗戶都已用黑布蒙住了，因爲他的神經非常衰弱，不能忍受光線的刺激。她就在昏暗中走到了他的旁邊，用手擦開了覆在他的創傷上的那些頭髮，把她的小瓶中的血液滴在那些創傷上。她盡力地拍着他的頭部，使血液深深地透到那些創傷中去。當那些血液完全滲入了他

的創傷中時，王子就恢復了他的精力，能夠坐起來了；幾分鐘之後，他就完全復元了。於是公主躲到帷幔的後面去，使他不能看見她。

他父親聽見他在房內的行動聲，就走了進來；於是王子問他的父親，誰治愈了他。他的父親就告訴他說：「那是一個博學多能的年青女子；她既已使你回復了康健的狀態，她說她必須要和你結為夫婦。」但是王子說道：「不，爸爸啊！我在某國裏有一個愛人，我費了不少的心血纔贏得了她，而她也救助我，解脫了我的蛇殼。」公主聽見了他對於她是怎樣忠誠的，就從帷幔後面走了出來，說道：「那救助你解脫了你的蛇殼的人就在此地！」

於是他們緊握着手，都覺得非常快樂。她告訴了他，怎樣她以小

鳥和狐狸的血液治愈了他。於是他請求他的父親，准許他和他所心愛的公主結了婚。他告訴他的父親，她原來是某某國裏來的某某公主；他又請求他，准許他同她到她父親的王宮裏去舉行結婚禮。

因此他們大家都動身前去，王子和公主合坐一輛馬車，國王和皇后——即王子的父母——也合坐一輛馬車。不久他們到了，那森林中，他的義父義母所住的小屋前。他們就懇請一對老夫婦也坐了馬車，和他們同到王宮中去，慶祝他們的婚禮。當婚禮舉行了之後，那新娘和新郎就邀請那義父義母長住在王宮中；以後他就非常親愛地對待他們，正如他做小蛇的時候，他們對待他的態度一樣。



## 寶劍

從前有一個年老的鰥夫，他有一個獨生子，跟他住在一起。老人是個漁夫；他靠着捕魚維持他兒子和自己的生活。但是後來他年紀漸老，身體逐漸衰弱了，因此他悲哀地告訴他的兒子說，不久他將不能再去捕魚，他將死了。他兒子安慰他說，他一定會復元的；但是他的父親說，不，他不久就要死了，他沒有什麼財產可傳給他。他們所有的一點東西，只夠變賣了作他自己的喪葬費。不過他另外有一點財產，那對於他的兒子也許會有一些用處。那是一柄滿生着鏽的舊劍；可

是牠卻是所向無敵的。

不久那老人死了，他的兒子變賣了他所遺留的一切東西，纔得把他埋葬了，他所保留的全部遺產只有那柄滿生着鐵鏽的寶劍。現在他不得不自己去謀生了，但這是很不容易的，因為他從來沒有學過一種職業，他至多只能替人家去牧畜牛羊。他就到附近的農村裏去，受一家農家的雇用，充當牧羊人。他的主人命他帶了羊羣出去放牧，並且警告他切勿讓那些羊跑到那屬於三個山妖的三個牧場上去。這三個山妖都住在幽靈山上，如果他的羊有一隻誤入了他們的牧場，他們就要來把羊和牧羊人一併擄去。至於說山妖要把牧羊人一併擄去，那是不確實的，那只是主人故意恐嚇那少年的話。

新牧羊人應諾道，他當非常用心地管束着那些羊羣；他果然非常用心，因此他始終沒有喪失一隻羊，主人對他也很有滿意。有一次，他偶然想起了他的那柄寶劍，他想萬一他和那些山妖發生了糾葛，牠也許能助他一臂之力。他就決意要試牠一下。

因此，有一天，他故意讓他的羊羣走入了第一個被禁止的牧場中；立刻，那山妖就咆哮着奔過來，聲勢汹汹地質問他道，誰允准他到那裏去放牧？

「我自己允許我的。」少年人回答說；於是那暴怒的山妖威嚇他說，要把他和他的羊羣一併擄去；他就立即把他的寶劍抽出來，向山妖猛力一擊，就把山妖斫死了。

現在這一個牧場就爲他所有了；可是不久那些羊又想到第二個牧場上去了，那少年就聽任牠們走進去。於是第二個山妖怒氣衝天地從山上奔下來。那少年又用寶劍將他殺死了。至於第三個山妖，也遇着了同一的命運；因此那少年非常得意，就高聲地歌唱着帶領羊羣回家了。

現在他又想到幽靈山上去看一看。他到了山上，就發見三匹駿馬，一匹是赤色的，一匹是白色的，一匹是黃色的；還有三隻狗，也分赤、白、黃三色。每一匹馬上又有一副鞍轡和一套盔甲，顏色也和馬色相配。此外還有供那些馬食用的乾草，和供那些狗食用的食料，以及許多金銀。牧羊少年獲得了這許多財寶，自然非常快活，因此他又高聲

地歌唱着走回家去。於是他的主人命農場上的助手告訴他說，他對  
他雖然非常滿意，但是他很希望他以後不要再歌唱。但少年可不明  
白，他的歌唱會發生什麼禍害。最初助手不願把真正的原由告訴他，  
只說他應該服從他主人的意旨，以後不要再歌唱。但是最後少年卻  
誘導那助手把他不該歌唱的緣故告訴了他，雖然那助手禁止他，不  
許他把這些話去告訴別人。

據說，全國的人似乎都非常憂愁，因為他們的國王受了三個妖  
精的威迫，已把他的三個女兒許婚於他們，不久那些妖精就要來迎  
娶了。國王已經宣告說，無論什麼人如能解救他的一個女兒，他願把  
那女兒嫁給他，併賜他三分之一的疆土。「因此，你不可以在這熱鬧

的地方高聲歌，唱在曠野間，唱是沒有什麼關係的。」那助手說。

少年聽了這一番話，就常常不由地想念着那三個可憐的公主；有一次他突然想到，他也許能夠解救她們。因此他就大膽把羊羣在牧場上放牧。現在他不必再怕山妖來傷害了；他自己卻跑到城裏去探聽關於那災禍的消息。到了城裏，他就得悉長公主將被送去和妖精結婚的日期。到了那天，他穿上他的赤色盔甲，騎了他的赤色駿馬，帶了那隻赤色狗，跑到妖精將來迎接公主的地方去。不久，那公主坐着一輛馬車到來了；那車夫爬到了一株樹上去，因為他很怕那妖精。正當那赤色騎士趕到的時候，一個三頭的妖精從海中跳了出來。騎士一直奔過去，用他的鐵鏽的寶劍斫去了妖精的三個頭，又割下

了牠們的舌頭，然後騎着馬回去了。

於是那車夫從樹上下來，恐嚇那公主道，假使她不說她是他解救的，他就要把她殺死。她不得不允許他，於是他收集了那三個頭，和她回去了。

八天之後，第二個公主又被送了出去，一切的情形都和上次一樣。車夫躲避在樹上，黃色騎士騎着一匹黃色駿馬帶着一隻黃色狗趕來。海中跳出一個六頭妖怪來。騎士斫去了妖怪的六個頭，割下了那些舌頭，又騎馬回去了。這車夫也脅逼這個公主，強迫她說她是他解救的。

八天之後，最幼的公主被送出去交給妖精，一切情形仍和前兩

次一樣。車夫爬到樹上去躲避，白色騎士騎着一匹白色駿馬，帶着一隻白色狗出現了。妖精從海中跳出來，他生着九個頭，可是騎士把他們完全斫去了，又割下了牠們的舌頭。公主看見白色騎士解救了她，就取下她頸上所懸的金鎖鏈來，想把這拋到他頸上去，可是這卻落在他的頭上。白色騎士覺得頸上有什麼東西，就伸手把牠攬住，並繞在他的鬃髮中，又用鐵盔遮住，不使別人看見。於是他騎着馬回去了。車夫也和其他兩個車夫一樣，強迫那公主說解救她的是他。

現在王宮中的人都非常欣喜：那三個公主將於同日出嫁了。再說那少年牧了好久羊，覺得有點厭倦了，他就去向主人告辭，主人很想挽留他，因為他非常盡職；但是牧羊人一定要走，他們就把帳目算

清，他就走了。

他走到附近的一個鎮上，寓居在旅舍中；在那裏，他聽見了許多人談起那快要舉行的三個婚禮的盛大。旅舍主人豔羨地說，如果能夠嘗一嘗御廚中烘成的香甜的白麪包，多麼的愉快啊！

「唔，那並不是絕對做不到的，」少年說：「我的狗能夠去辦一些來。」於是他就差遣他的赤色狗去辦一些香甜的白麪包來。狗跑到了王宮中，用牠的前腳抓着一道一道的門戶。人們爲牠開了門，牠最後就走到了放着麪包的房裏。牠攫住了一方麪包；國王得知了這事，覺得牠很有趣，所以就命他們讓牠把麪包銜了去。因此牠銜着麪包安全地回到家裏。

於是旅舍主人豔羨地說，如果能夠嘗一嘗御廚中所製的燻鴨，多麼的愉快啊！少年就派遣了他的黃色狗去取，黃狗就跑到王宮中，向四處嗅着，最後找到了那廚房，就銜到了一隻整個的燻鴨，那國王依舊命他們放牠走了。

旅舍主人看見了燻鴨，他又說還缺少一些美酒，因此少年就派他的白色狗去拿一些葡萄酒來。白狗果然找到了那王宮中的酒窖，銜住了一瓶美酒，可是當牠跑出來時，牠卻經過那間客堂，在那裏，二個公主和她們的未婚夫婿，都端坐着。

最幼的公主看見了這隻白狗，就鼓掌歡呼道，牠的主人曾經解救了她的厄運。她的未婚夫聽了這話，非常憤怒地說，她以前一向承

認她是他所解救的，怎麼現在又說是那隻狗的主人救她的呢？但是公主堅持着說，她是那白狗的主人所解救的。因此國王就派人去跟蹤着那隻狗，藉此去發現牠的主人是誰，而把他帶到王宮中來。白狗盡力地飛奔着，以致那些人幾乎跟不上。然而他們終於追到了那旅舍中，他們氣喘喘地吩咐少年同他們到王宮中去。少年人到了王宮裏，就向國王問道，他的狗是否在王宮裏做了些什麼不端的事；他說，他自己是完全不知情的。

「是的，」國王說，「牠偷盜了一瓶葡萄酒。但是那是不打緊的，不過你須同我們到客廳中去。」

少年人推辭道，他是不慣和貴人們交際的。但是國王堅決地請

他，他只好跟着去。他走入了客廳中，最幼的公主一見了他，就宣稱他是她的真正的救命恩人。當時她的未婚夫大爲憤怒，其他的人們也不敢相信這話，她卻問他道：他有否獲得她的金鎖鏈？少年就從他的髮髻中把金鎖鏈抽了出來；所有的人都知道這確是公主的所有物。但是她的未婚夫又舉出他所拿回的九個妖精頭顱來，作爲鐵證。少年卻取出了那九個頭顱上的九個舌頭來；於是大家都明瞭了，原來三個公主都是他所解救的。那三個欺詐者被處了死刑，真正的英雄立刻得到了最幼的公主和三分之一的疆土；當國王死了之後，他就承受了整個的王國。

## 金髮的傑克

從前有一個漁夫有一天他正在海上拋網捕魚海上突然發生了一場惡劣的暴風雨。當他正在暴風雨中掙扎時，一條人魚游了過來，問他是否願意回到家裏去。「是的，」那漁夫回答說，他當然很願意回到家裏去的，但是天氣是這樣的惡劣，而他又孤單地獨自一人在他的小舟中，所以他恐怕不能如願了。「唔，」人魚說，如果漁夫願意把他回家時他家中最幼小的東西送給他，那末，天氣就會轉佳而他的捕魚事業也將非常便利；並且那最幼小的東西也要到十二足

年之後，他纔來索取。漁夫說，好的，他願意把家中最幼小的東西送給人魚；因為他心中暗想，那樣的一個條件或許是很容易更變的。

天氣立刻轉晴了，漁夫捕獲了很多的魚，多到實在令人不敢相信。漁夫於是航行到一個商港中去，賣得了許多錢；再到海中去捕魚。他反復地到那商港中去賣了幾次魚，就積聚了一筆不小的款子。

他家裏的妻子正在哀悼他，因為他沒有和別的漁夫一起回來，她以為他已經死了。天氣轉晴了之後，別的漁夫們又到海中去捕魚，他們就在海中遇見了他；他正站在小舟中，迅速地打撈着漁網中捕得的魚。

「我們讚美上帝，你原來安全無恙！」他們說道。「你的妻正在

家裏哀哭你，因為她以為你一定已經溺死了。」

「她不必為我擔憂，」漁夫說，「我現在就要回去看她了。」他有了錢，他有了魚，他有了種種的東西，那是他在商港中買來的；他就帶着這一切回家去了。但是當他回到家裏時，他纔知道家中已添了一個小小的男嬰孩——那是他家中的最幼小的東西。漁夫絕不說起他和人魚的談判，以及十二年後他將不得不拋棄他的孩子的事。他的捕魚事業繼續着非常順利；他賺得了許多金錢。不久他就購置了一方小小的田地，並且畜養了兩匹馬。

那在他父親離家期間出世的孩子，長大起來，成爲一個強壯的兒童。他的名字叫傑克。長大之後，就學習耕種田地。當他父親獨自和

孩子在一起的時候，他時常傷心地流着眼淚。有一次，孩子快要到十二歲了，孩子問父親爲什麼常常哀哭。父親就說，現在再隱瞞也沒有用了；接着就告訴了他，怎樣他曾在海中遭遇了一場暴風雨，而逼不得已地允許了人魚，願把他回家時在家中所發見的最幼小的東西送給他。而人魚說必須要等他成長到十二歲時來索取。孩子的第十二個生日已近在目前了，因此漁夫又不得不把多年的祕密告訴了他的妻。她悲痛極了；他們只有這孩子，而現在他們將失去了，而且是把他去送給一個魚精。

但傑克自己卻說道：「我並不反對；如果他是自己要我去的，那末，大概他不會加害於我的。」當他快動身時，他母親說至少他當穿

上他最漂亮的衣服；但是傑克卻回答說：「不，如果他要我去的，讓他來供給我的衣食吧！」

因此，他父親就把他帶到海中指定的地方去，把他交給人魚。人魚就前來帶着那孩子走了；他父親就獨自回去了，他的捕魚事業依舊繼續很順利。

傑克到了人魚家裏，他所做的事務很簡單，他只須照顧一匹馬和一隻獅子；人魚命他在牠們前面撒火，而在牠們後面撒麥子。人魚每天帶領了他的一羣山羊到森林中去放牧；在這期間，傑克就無人管束了，除了照顧馬和獅子之外，就可以自由地行動了。

有一天，馬突然開口對他說道：「你不該這樣做的！你應該把火

撒在我們的後面，而把麥子撒在我們的前面！」

「什麼！」傑克大聲說，「你能夠講話的嗎？」

「是的，」馬說，「我在多年以前就會講話了；如果你能忠心於我們，那末，你就可以把我們和你自己救出這魔窟的。」

「那正是我所求之不得的！」傑克回答說。

於是馬說道：「你跑到那大廳中去！在那裏，你將看見桌子上有三個酒瓶放着，牆上還掛着一柄大刀。你先喝了第一瓶酒，再去喝第二瓶，最後去喝第三瓶。你喝了那三瓶酒之後，且看你能否舉起那柄大刀來。桌子上還有一個木梳，你必須用這把你的頭髮梳理幾下。」

傑克就照着馬的吩咐去做。他跑到了大廳中，就看見了三瓶酒。



「——他的頭髮就逐漸長起來，一直垂到了他的脚面上，頭髮的顏色，彷彿黃金的，閃閃發着光亮。」

第一個瓶上寫着：「如果你喝了這個瓶裏的酒，你就強壯了。」他把這瓶裏的酒喝了下去，那柄大刀他就能移動一些了。於是他就拿起第二個瓶。瓶的上面寫着：「如果你喝了這個瓶裏的酒，你就更強壯了。」他把這瓶裏的酒喝了下去，他就能把那柄大刀從牆壁上拿下來了。於是他握住了第三個瓶。瓶上寫着：「如果你喝了這個瓶裏的酒，你的力量就無限了。」他又把這些酒喝了下去，再去試一下，那柄大刀，他已能把牠任意揮舞了。於是他拿木梳來梳理他的頭髮；他的頭髮就逐漸長起來，一直垂到了他的腳面上，頭髮的顏色，彷彿黃金的，閃閃發着光亮，於是他回去看那匹馬，告訴牠他已照着牠所吩咐的做了，他已能夠舞動那柄大刀了。

於是馬說道：「現在你應當把一切可喫的東西，以及我們所能負載的黃金和白銀捆束起來，穿上了那件懸在那牆上的錦袍，並且扣上了那柄大刀。」傑克做了這一切，於是放鬆了那隻獅子，躍上了那匹馬，就逃走了，獅子在後面跟隨着他們。

到了薄暮時候，人魚帶領了山羊回來，他發見傑克和馬、獅子都已逃走了。他不禁非常憤怒，飛奔前去追趕他們。於是馬對傑克說道：「你回頭去看看後面！」

「在我看來，我們後面的天空，彷彿逐漸地成爲黑暗的了，」傑克說。

「是的，那是人魚，他來追趕我們了。」馬回答說。「你快從我的

尾巴上拔下一根毛來，再把我的鬃毛拔下一根來，命令在我們的後面，立刻長起一個非常稠密的森林來，使人魚不能通過，使他不得不回家去拿斧頭和鋸子來，開闢一條通路。」

人魚跑到了森林前面，就被擋住了去路；他不得不回去拿斧頭和鋸子來，在稠密的樹林間開闢通路。傑克等向前走了好一段路，突然馬又說道：「你快回轉頭去看看後面！」

「是的，」傑克說，「在我看來，我們後面的天空彷彿又逐漸地變得黑暗了；但是這一次比上次更來得險惡。」

「你快從我的尾巴上拔下一根毛來，再把我的鬃毛拔下一根來，」那匹馬說道，「然後命令我們的後面，立刻展開一處非常深湛，

的海洋來，使人魚不能通過，並使他非回去帶他的山羊來把海水喝乾，不能追趕過來。」

人魚跑到了大海邊，又被擋住了去路；他真憤怒到極點了；他不再跑回家去，帶了羊羣來，命牠們把海水喝乾。現在傑克等又向前走了好一段路。過了一會，馬又說道：「你再回頭去看一看！可看見什麼奇特的東西？」

「是的，」傑克說，「現在，在我看來，我們的後面彷彿有一團烈火在燃燒着，火焰一直衝到半空中。」

「唔，」馬說，「人魚現在真正憤怒到極點了；他憤怒得眼睛裏迸出火花來了。你快從我的尾巴上拔下一根毛來，再把我的鬃毛

拔下一根來，命令一團非常熱烈的火立刻在我們後面燃燒起來，使人魚不能越過牠，除非回家去帶了他的鋼桿來幫助他跳躍。」

人魚不得不奔回去拿他的鋼桿；他一時着了慌，偏偏找不到。他在壁角裏都找偏，始終找不着；最後他就遇見了他年老的母親，她正在一個偏僻的牆角裏靜坐着。

「你遇見了些什麼事，小兒子啊？」她說道。「你爲什麼這樣憤怒？」因爲他正在咆哮着跳來跳去，伸着拳頭恨恨地向空中猛擊。唔，他說，那是難怪他要憤怒的；他所養育成長的少年偷去了他的全部財產，他雖然已去追趕過，可是卻追不上他；第一次少年在他的前面設置了一個稠密的森林，第二次是一條深湛的海洋，現在是一團熱

烈的火；他不能夠越過那團烈火，除非他找着了牠的鋼桿，幫助他跳一過去。

「上帝保佑！」老婦人大聲說道。「我不是最好和你一同前去嗎？我想我能夠跳躍得比你更爲輕捷！」

因此他就把她負在背上，重新前去追趕。當他們到了那團烈火旁邊，他就把那鋼桿插在火中，使老婦人握住了跳過去；她跳了幾跳，便跳入了烈火的中心。她坐在火焰中大聲號叫道：「上天哪！小兒子，快來把我從烈火中救出去！」所以他也跳入了火中；他們倆都坐在火焰中被燒死了。

於是馬說道：「好了，現在我們可不必再怕人魚了。你可以給我

們一些東西喫喫嗎？因為我們都很飢餓了。凡是你所能喫的東西，我們也能夠喫的。」當他們喫飽了之後，馬又說道：「這座森林中有一個王宮。你可到那裏去找些事情來做做；但是你每天薄暮時必須到此地來一趟，送些食物來給我們喫。」

傑克就到那王宮裏去，充當了一個管馬的僕人。他洗刷、梳擦着那些馬匹；那馬夫的首領對他很有滿意。到了薄暮時分，他們給了他一餐晚膳；他就帶了這匹到森林中去看那匹馬。馬見了他就問道：「你的命運如何，傑克？」

「我在馬廄中做事，」傑克說道，「他們實在待我很好。」

「那是絕對不行的，」馬說道。「你不能逗留在那裏。明天，當你」

洗乾淨了那些馬匹之後，你當拿些塵埃和稻草屑來，把這些擦入牠們的皮毛裏去。」

傑克就照着牠所吩咐的做去。第二天上午，他洗刷乾淨了那些馬匹之後，就拿了些塵埃和稻草屑擦入牠們的皮毛裏。那馬夫的首領走過來看見了他所做的事，不禁大怒，就拿了皮鞭，把傑克凶猛地鞭撻了一頓。王宮裏的廚師看見了，很哀憐那孩子，就說道：「你這樣殘忍地鞭打那小孩子，那真是一種罪孽，一種可恥的事！」不，那馬夫長說道，他是該打的，因為他在洗乾淨了那些馬匹之後，又拿塵埃和草屑來擦入到牠們的皮膚裏去。

「把那孩子交給我吧。」廚師說，「我能夠好好利用這樣的少

年。」

因此傑克就轉到御廚房中去服役。他在那裏所受的待遇，比他在馬廄中所受的更好。他們給了他許多剩餘下來的麪包和魚肉以及一餐晚膳；到了薄暮時分，他就帶了這些食物跑到外邊森林中去，告訴那匹馬怎樣他挨了一頓痛打，現在他已轉到那廚房中去服役了，而他們待他非常的好。但是馬說道：「那也是不行的；你不能逗留在那裏。明天上午，當你洗滌乾淨了那些杯盤之後，你須重新把牠們弄髒，使他們把你撞出去。」

「可是那麼一來，我又要挨一頓痛打了，」傑克說道。

「那個你必須不要去管牠，」馬說，「不久你就可以得到相當」

的補償的。」

傑克就照着那匹馬所吩咐他的做去。第二天，當他把杯盤洗滌乾淨之後，他又重新把牠們弄髒了。廚師看見這事，不禁大怒，就拿起撥火棒，盡力把他毆打了一頓。傑克大聲地號哭着，御花園中的園丁恰巧打外邊走過，聽見了就走進來大聲說道：

「啊，你怎麼可以這樣地毆打那可憐的孩子？」

「因為他非常可惡，他把洗滌乾淨了的杯盤重新弄髒了。」廚師說道。

「把那小人兒交給我吧。」園丁說。「我可以在花園裏好好地利用他。」

因此傑克就跟那園丁到了花園裏去。到了薄暮時分，他得到了他的晚膳，他就跑到外邊森林中去看那匹馬。

「現在我在御花園中服役了；他們待我非常的好，」傑克告訴牠說。

「唔，那末，你就好好地在那裏做事吧，」馬說道。傑克聽了這話，不勝欣喜，因為他不願再更換職業了。

傑克在御花園中幫同園丁工作，所受待遇很好；每天薄暮時候，他跑出去看一次馬。這一國裏的國王有三個女兒，每禮拜六園丁照例須爲她們各人紮製一個花球。在傑克進了御花園的第一個禮拜六，他就懇求園丁讓他紮製一個花球。可是園丁不敢允許他，恐怕傑

克紫不好，他所有的鮮花又很少，不能任傑克浪費。可是傑克不斷地懇求着，懇求着，最後他就獲得了園丁的許可；他就紫成了一個小小的花球，這比園丁向來所紫成的任何花球更爲美麗。現在他們須把花球送到某一個門口去，公主們將在某一個規定的時間打那門口。經過來接收這些花球。傑克一定要親自把他所紫成的花球送去。在那門口，傑克初次看見了公主；他很仔細地觀看着她們，心想找出最可愛的一個公主來，把他的花球送給她。最後他選中了那最年幼的公主，把他的花球交給了她。那時候，傑克頭上正戴着一頂污穢的舊帽子，遮蓋着他的神奇頭髮——這帽子他是永遠不肯取下來的。當那些公主和廷臣們走到那門口時，他們就命他脫帽致敬。

「不，我是癩痢頭！」傑克說；從此，人們就都稱他「癩痢傑克」。王宮裏的人們到那花園裏去散步，他們往往故意對傑克說道：「脫帽，」因為這麼一來，他不得不回答了：「我是癩痢頭，」於是他們就可以拍手狂笑了。

傑克把他所紮成的花球送給那最年幼的公主，公主就賜給他幾個金幣。他把這些金幣拿出來給園丁看，並且說道古怪得很，怎麼她給他幾個籌碼。於是園丁就拿出了幾個銅幣來，和他交換金幣；因為他從來沒有見過金幣，不知道金幣也是值錢的。

到了第二個禮拜六，園丁命傑克把三個花球完全紮製起來，但是傑克卻只願紮製一個，而這個他依舊送給了那最年幼的公主。她

又命他脫帽，他又回答說不，因為他是癩痢頭。於是她又賜給他幾個金幣，這些金幣又被園丁用幾個銅幣換去了。這樣過了好幾個禮拜，人們就開始拿「癩痢傑克」來嘲笑那最幼的公主了；一天二十四小時，每小時她至少要聽見人們在她面前稱呼他的名字一次。

現在這一個國家因和鄰國發生了戰爭，全國已被敵軍團團地圍困住了。凡是尚未出去赴戰的成年男子，現在都自告奮勇地願意前去助戰，每人都領得了一匹戰馬。「癩痢傑克」也要領一匹馬，但是所有的馬都已分配完了，只剩下一匹三條腿的老邁的牝馬，因此他們就把牠給了傑克，他就騎着那三條腿的牝馬出發了，人們都在背後對他冷笑着。他獨自跑到森林中馬和獅子所居留的地方去，他

那柄大刀和那件錦袍也藏在那裏。到了那邊，他就把他襤褸的破衣服和污穢的舊帽藏起，又把他的三條腿的牝馬繫在樹上，跳上了他從人魚那裏得來的馬。他的金黃色的頭髮披散在他的肩上，他的大刀懸在他的腰下，而那隻獅子跟隨着他。這樣，他就奔馳到前綫去；他在那戰場附近勒住了馬，看一看形勢怎樣。他看見那些敵軍非常勇猛，快要佔着上風了。因此那匹馬對傑克說道：「你向你的大刀柄上吹一口氣！」他照着牠的話吹了一下，立刻就有無數的騎兵和步兵漫山遍野地從地中湧了出來。傑克率領了他的軍士衝鋒過去，用他的大刀向四面砍着，那獅子也跟在他的後面，見了敵兵就敵，結果他們殺死了許多敵人。當那些敵人被打退之後，那匹馬對傑克說道：

「現在你可向你的大刀的另一端吹一口氣！」傑克照着做了，剛纔從地中跑出來的兵士就完全不見。於是雙方宣告休戰，到明日再決勝負。

國王命他的臣僕們把那打退了敵軍的武士帶到他的面前來，但是傑克早已奔回那森林中去了，所以他們找不到他。他到了森林中，就下了馬，藏過了他的錦袍和大刀，依舊把他的那些神奇的頭髮塞在舊帽子底下，騎着那匹三條腿的牝馬回到王宮裏去。他是最先從前綫回來的人，他能夠把一切的經過情形告訴那些留守的人們，怎樣有一個武士帶領了一隊大軍前來助戰而打敗了敵軍。

第二天的情形和第一天完全一樣。傑克要求國王給他一匹馬，

使他可以騎了到戰場上去看看。晤，那國王說，既然他是他的未來的女婿，他當然要給他一匹馬的。因爲這乃是他們戲弄那最幼的公主的戲言，說她將來是要嫁給「癩痢傑克」的，因此他又得到了那匹三條腿的牝馬，騎到了外邊森林中去，把牠繫在樹上，跳上他自己的那匹馬，他的刀垂在他的腰下，他的金黃色的頭髮披散在肩上，獅子在他的後面跟隨着。他這樣奔馳到了前綫，在本國陣地後面勒住了馬，眼看那些敵軍殺戮本國的兵士。於是那匹馬對他說道：「你向你的大刀柄上吹一口氣！」他照着牠的話吹了一下，立刻就有多到數不清楚的騎兵和步兵從地中湧了出來。傑克率領了他們衝向前去，用他的大刀亂斫着，亂戳着；那獅子用牠的利齒逢人就咬，用牠的

銳爪逢人就撕，結果他們殺害了許多許多的敵軍，又把他們打退了。於是那匹馬說道：「你向你的大刀的另一端吹一口氣！」於是那些從地中湧出來的兵士又完全不見了。

國王和他的臣僕們十分明瞭，又是同一的武士前來幫助他們戰勝了敵人，所以他們就奔上去追趕他。但是沒有一個人能夠追上他，傑克不久便奔到了那森林中。那國王所最不能了解的是，那些助他作戰的軍士究竟是從哪裏來的，因為他並沒有去向別國乞援。傑克回到了森林中，就下了馬，又藏過了他的錦袍和大刀，穿上了他的襤褸的破衣服，把頭髮塞在舊帽子底下，騎着三條腿的牝馬回到王宮裏去了。他是第一個從前綫回來的人，所以大家都擁擠地集在他

的周圍，傾聽他所帶回來的消息。傑克報告他們說，那神異的軍隊又出現了，幫助他們打敗了敵軍。那天就宣告了休戰，且到第三天再決勝負。

到了第三天，當其他的人們出發到前綫去的時候，傑克說他也要前去看看。那國王和上次一樣，依舊同傑克開玩笑說，既然他終究要變為他的女婿的，他當然要給他一匹坐騎的。可是所有的馬匹都已分配完了，所以他們依舊把那三條腿的牝馬給了他。他騎着跑到森林中去，脫去了他的破衣服，穿上了他的戰袍，跨上他自己的馬。他的寶刀懸在身旁，他的金黃色的頭髮披在肩上，那獅子跟隨着他。他這樣奔到了本國的陣地的後面，就勒住了馬，看着他們作戰。這一天，

那國王也親自在前綫助戰，因為他想早些把戰事結束。但是那些敵軍非常勇猛，他們快要把那國王生擒去了；於是那匹馬說道：「快向你的寶刀的柄上吹一口氣！」於是立刻就有許多許多的騎兵和步兵從地中湧了出來，幾乎佈滿了整個曠野。傑克就率領着他們衝到敵軍中去，用他的寶刀砍着，戳着；而那獅子追隨在後面，用牠的銳利的爪牙逢人就撕，見人就咬。他們這樣繼續地衝鋒殺敵，直到最後那些敵人完全死亡了，沒有一個剩留的時候，那匹馬纔說道：「你向你的寶刀的另一端吹一口氣！」於是剛纔從地中湧出來的兵士立即完全消滅了。

國王看見那不相識的武士第三次又來救援他們，就命人吹號

角叫他的兵士們把那武士團圍地圍住，不給他逃走。他們就重重地圍住了傑克，使他無路可走。然而傑克卻警見在國王附近的隊伍中有一個小小的空隙可乘，他就衝到那邊去，想突圍而出；但是那國王非常猛烈地用佩劍向他戳了一下，以致戳傷了他的腿。雖然如此，傑克還是突破了重圍，迅速地奔回森林中去，下了馬，藏過了寶刀，穿上了破衣服，把他的頭髮塞在舊帽子底下，跨上了三條腿的牝馬。最先回到了王宮裏。

當他走到王宮前的時候，那最年幼的公主正站在門口眺望，她見了他，就向他詢問她的父親的現狀；因為她很知道情勢一定非常嚴重，所以她父親纔親自出去指揮作戰。傑克告訴她，那已經出現過

兩次的不相識的武士那天又前來助戰，而殺死了全部的敵軍；可是沒有一個人知道他究竟是什麼人。傑克的腿上正在淌出血來；他說那三條腿的牝馬在森林中和一株樹撞了一下，所以他的腿也被撞傷了。他問公主，她可否給他一些布帛，使他可以包紮創傷。公主的手中恰巧拿着一條絲手帕，那上面繡着她的芳名；她就在那條手帕給了他，使他可用了去包紮他的受傷的腿。於是國王率領着其他的人們目前纔回來，戰事就告終結了。

國王雖然很想知道那援助他的武士究竟是誰但是他毫不知道要到哪裏去尋訪纔好。因此他命人到本國和外國各處去宣告：無論誰如果腿上有創傷而能穿着那不相識的武士所穿的服裝前

來謁訪他，誰就可以獲得他的一個女兒和他的疆土的一半，並且在他死之後就可以承受那整個的王國。於是就從本國外國遠近四方來了許多各色各樣的人。有許多人自己戳傷了他們的左腿，還有許多人戳傷了他們的右腿，他們暗想也許那樣就會合格，而他們就可以獲得那公主和王國而做王帝了。最後他們都先後訪謁過了那國王，可是沒有一個人能顯露出那國王用自己的佩劍所戳傷的創痕來。現在只有「癩痢傑克」尚未去訪謁過國王，大家知道他也會騎了那匹三條腿的牝馬到戰場上去過的。因此他們命他也去見一見國王，雖然他推辭說，那是很愚蠢的，因為他不過騎了那匹三條腿的老邁的牝馬到戰綫上去看一會兒罷了。但是他雖然如此推辭，他們

還是一定要他去訪謁一下。

他走到王宮中，那些僕役們對他說道：「脫帽，傑克！」

「我是癩痢頭，」傑克說道。他繼續前進，走到了國王的面前，

「脫帽，傑克！」那些廷臣們說道，「國王要同你講話。」

「我是癩痢頭，」傑克說道。那三個公主恰巧也在那大廳中，那兩個年紀較長的公主看見了傑克，就彼此點頭示意，嘲笑著那最幼的公主說：癩痢傑克來了，他一定就是那打敗了敵軍的人，而現在他就可以獲得他的公主了。國王和傑克招呼道：「啊，女婿來了，他也曾和其餘的人一同前去赴戰，所以他也要來見他一見。有兩個站在旁邊的廷臣就扶持着他，命他把他的腿伸出來看。是的，傑克說，他的腿上

的確有一個創傷，因為那三條腿的老邁的牝馬曾在森林中連人帶馬地和一株樹幹撞了一下。國王一定要看一看他的創傷；當他的創傷被暴露出來的時候，他們就看見了那條包紮着牠的那公主的絲手帕。於是他們就更和她開玩笑，大家盡情地嘲笑她了。但是國王向他的腿上仔細地看了一下之後，立刻就知道那確是他自己的佩劍所戳的創傷。他突然把傑克的帽子推了一下，牠就從他的頭上滾了下來，一直滾到了門口，而他的金黃色的頭髮就披散在他的肩上了。於是國王說道：「原來你並不是一個尋常人。我知道了，以前我們誤解了你。」

現在他們就把他的受傷的腿好好地包紮好了，使牠可以早日

痊愈。國王命他去穿了他在戰場上所穿的服裝，再來見他。現在他已知道了，傑克正是他的救命恩人，他有權利在他的三個女兒之中選擇他所最愛的一個爲妻。傑克說他要去更換衣服，請國王稍待片刻。於是他就匆匆地跑到森林中去，拋棄了襤褸的破衣服，因爲這些他現在已沒有用處了。於是他去看了那匹馬，把一切的經過情形告訴了他。是的，馬說這一切牠早已知道了。於是傑克問牠，他應該選擇一個公主爲妻。

「你必須選取那最幼的。」那匹馬說道，「她因爲你而受盡了人們的嘲弄，所以你應該選取她。」

於是傑克穿上了他的錦袍，跨上了那匹馬。他的寶刀懸在他的

身旁，他的金黃色的頭髮垂在他的肩上，而那隻獅子在後邊跟隨着。他就這樣跑到王宮中去。現在大家都明白了，他就是那戰勝了敵人的英雄。人人都跑過去歡迎他；國王就問他，他願娶那一個女兒爲妻。傑克就遵照了馬所吩咐他的回答說，他願娶那最幼的公主爲妻，因爲她爲他而受盡了人們的嘲弄，所以他現在最愛她。他們就定期舉行結婚禮，而傑克就成了國王。

那匹馬和那隻獅子被牽到了馬廄中去，傑克依舊每天去看那匹馬，和牠談話。傑克喫什麼東西，牠也喫什麼東西。到了他結婚的那一天，傑克照例在馬廄中和那匹馬談話，那匹馬突然對他說道：「我已把你從人魚的掌握中救了出來，並且幫助你使你成爲一個王帝，

現在你願解救我嗎？」

啊，傑克回答說，他當然很願解救牠的，只要他有這個能力。

「那末，你必須砍下了我的頭，而把牠裝在我的尾巴所在的地方；你又須砍下了我的尾巴，而把牠裝在我的頭原來所在的地方。」

「那是我所不能做的，」傑克說道，「你曾經那樣親愛地對待我，我怎麼能夠這樣對待你呢？」

「假使你不這樣做，」馬說，「那末你又將變得和那人魚在後面追趕我們時那樣的困苦了。」

傑克沒奈何，就照着牠所說的話做了，但是他剛剛把牠的頭裝到牠尾巴所在的地方，而把牠的尾巴裝到牠的頭原來所在的地方。

時，那匹馬立即變成了一個十分美貌的王子。他和傑克同到王宮中去見國王；國王一見他就認識了——原來他是本國的太子。國王非常驚惶，因為他已把王國送給了傑克，不能再使他的長子承襲他的王位了。

「那是毫不打緊的。」王子說道，「因為假使沒有傑克，我是永遠不會得救的。而假使我不得救，那末，傑克也永遠不會變成國王的；所以我並不妒嫉傑克的王位。」

因此王子依舊做傑克的朋友和忠心的顧問。獅子本來是一隻獅子，所以依舊是一隻獅子；當傑克出去打仗的時候，牠也跟了去赴戰，而征服了一切和他作戰的人。那柄寶刀的名聲也傳佈到了世界

各國，所以不久就沒有人敢和傑克開戰了：他們大家都和和平地  
過着日子。

## 紅帽彼得

從前英國有一個公主，她的美麗是舉世無匹的，甚至於官報上也這樣記載着；但是她非常驕傲，她目空一切，幾乎連她自己都要不認識了。同時，我們丹麥的國王有一個兒子，他對於他自己也是非常重視的；有一天，他突然想到英國去，向那公主求婚。他帶了一大隊隨從，坐船動身了。到了倫敦，他就到王宮裏去，把他的志願告訴了英國國王。國王說他並不反對，不過這事必須完全由公主自主，因此就命人去把公主請了出來。丹麥王子向她求婚，她卻昂起了她的頭說，在

她心目中。他和她父親的鞋刷或者鞋墨一樣是不值得一顧的。他聽了這話，只好垂頭喪氣地走了出來。

他決意要用一些詭計去作弄她，報復她對他的侮辱。他就回到他的船裏，命人把他的行李搬到岸上，放在他所租定的屋裏；又命他的隨從先坐船回去，告訴他父親，說他暫時不能回去了。

他吩咐他僕人到市上去，找着一個衣服最襤褸的無賴漢，和他交換一套衣服。僕人在街道上來來往往走了幾遍，遇見了許多窮人，但是都不很合格，因為他要找那最可憐相的。最後，他聽見有一些聲音從地窖中傳出來，他就走了下去。那裏坐着一個窮人，名叫紅帽彼得，衣服的襤褸，是僕人所從來沒有見過的。僕人問他是否願意和他

交換衣服，不想紅帽彼得聽了這話，卻大爲憤怒，他以為對方在戲弄他。然而他卻是十分誠意的，所以他們就交換了彼此的衣服。彼得有一個極大的、闊邊的紅帽子，全城的人都知道；這帽子，那僕人也得到了。他就穿了這些衣服回去見王子，王子很滿意。

同時，王子已到一個金匠的鋪子裏去，定造了一個金的絡絲管，一個金的紡軸和一個金的紡輪。當這些都準備齊全了，王子就穿戴了紅帽彼得的衣帽，帶了金質的絡絲管，走到國王花園裏去。到了那邊，他就坐下，在那公主的窗下紡績起來了。公主早晨醒來，就看見紅帽彼得坐在她窗下，用金質的絡絲管在紡績；她就派了一個侍女下去問他，可否把他的絡絲管賣給她。可以的，紅帽彼得說，但是他要同一

公主親自講幾句話。公主並不很願意親自去同彼得講話，但是她從來沒有見過像這絡絲管般美麗悅目的東西，她很想佔有牠，所以她就決意下去見一見彼得。她見了他，就問他那絡絲管要多少代價。他卻回答說，只要公主准許他在她的房裏坐一夜。公主聽了這話，不禁勃然大怒，轉身就走，口中說道：「什麼！羞不羞？這樣的一隻豬羅想到我房裏去坐一夜！那是萬萬不許的！」但這是她能得到絡絲管的唯一辦法，紅帽彼得說，因為他是不願把牠賣錢的。公主又向那絡絲管看着，她想佔有牠的願望就更加強烈；她對牠看得愈久，就愈想佔有牠；直到後來，她簡直覺得沒有那絡絲管，她竟不能生活下去了。因此她就去同她的侍女們商量，這件事究竟可有什麼兩全的辦法。她們

決定他的條件是可以接受的，只要他預先應允靜坐在一個地方，而她們終夜在房裏看守着。

公主就接受了絡絲管；到了晚上，紅帽彼得就到她房裏來了，坐在一張小桌邊的椅子上。他在那邊坐了一整夜，沒有行動一步。到了早上，他不得不走了；他就回到家裏去拿他的金紡軸。公主睡得很遲，她起來時，她就看見紅帽彼得坐在她窗下，正在紡績他昨天沒有紡成的絲線。公主看見了那金質的紡軸，就派一個侍女下去同他，可否把他的紡軸賣給她。可以的，紅帽彼得說，但是他要同公主親自講幾句話。公主非常愛好那紡軸，很想佔有牠，她覺得那絡絲管必須和牠配合了才很美滿。所以她就下去見他。

「你要把牠賣多少錢？」她問他道。他回答說，只要公主准許他，在她的牀旁邊坐一夜。

「什麼！羞不羞？紅帽彼得想來坐在我的牀旁邊！」她大聲說道，「那是萬萬不能的！」可是除此之外，她無法可以得到那金紡軸。她就回去問她的侍女們，可否准許他坐在她的牀旁邊，假使她們十二個人也全體坐在那邊，而桌上燃着三四盞明燈，因為她非常想獲得那金紡軸。侍女們議決說，如果她們把桌子的周圍，桌上燃着五盞明燈，她們全體都駐守在牀前桌子的周圍，那就行了。公主得到了那金紡軸，那天晚上紅帽彼得就前來坐在她所睡着的牀旁的椅子上。但是那天夜裏，公主並沒有睡眠好久，因為紅帽彼得坐在那

邊，對她看了整整一夜。

太陽上來了，他又不得不走了；這一次，他回到家裏去拿了他的金紡輪來，現在他要把昨天所紡成的絲線繞上去了。那天公主醒得很遲，她起了牀，走到她的窗前，又看見紅帽彼得坐在窗下，正在勤勉地纏繞絲線。她立刻就愛上了那金紡輪，因為她從來沒有見過一個這樣美麗的紡輪；她並且暗想，如果她得到了牠，而和那金紡軸和金絡絲管相配合，那纔圓滿了。因此她就派了一個侍女下去問他，可否把他的紡輪賣給她。當然可以的，紅帽彼得說，不過他要同公主講幾句話。她第三次又下去見彼得。

「那紡輪的代價要多少錢？」她問他道。他回答說，只要公主准

許他在她的牀頭睡一宵。

什麼！羞不羞？紅帽彼得想在她的牀頭睡一宵，那是萬萬不能的。她勃然大怒了。可是除此之外，她無法可以得到那金紡輪，所以她就去同她的侍女們商議。她們說，如果她在牀旁邊放十二隻椅子，而她們每人拿了一枝燃着的蠟燭，坐在那些椅子上，那就沒有什麼妨礙了：因為她們都知道她很想獲得那金紡輪。公主就接受了那紡輪。那天晚上，當他就寢時，紅帽彼得就來了。公主盡力地蹣伏在牀的一頭，命彼得盡力地蹣縮在牀的另一頭。他就開始脫衣服了，他把脫下來的衣服凌亂地拋在各處，東也一件，西也一件，把他的大的紅帽子拋到了房門前面去。他就躺了下去，不久就呼呼地發出鼾聲來了，鼾聲

很大，以致震動了牆壁。

那些侍女已接連防守了兩夜，沒有好好地睡覺，現在都很疲倦，一個一個地先後都入睡了，她們手中的蠟燭也跌下來熄滅了，最後只有一枝蠟燭尚在燃燒着——其餘的侍女都睡着了。公主說道，既然他已經酣睡着，那枝蠟燭吹熄了也可以的，只要她呼喚她們的時候，她們立刻就醒來。但是她始終沒有呼喚她們，所以她們大家都熟睡着，一直睡到了第二天的午前，這天國王見他的女兒還沒有起來，就親自前來催她起牀。當他推開了房門，他卻走不進去，彼得的大帽子橫臥在門口，所以他不得不先把牠踢開。國王一見了帽子，立刻就認得那是什麼人的，他勃然大怒了。紅帽彼得不得不立刻起來，穿上

了他的衣服，趕快逃走；於是就輪到了公主。國王下令把她驅逐出境，並且令她當天動身就走。她不得不趕緊準備行裝，預備動身。國王也給了她一點錢，可是實在太少了，不夠應用。現在她不得不自己照顧她的一切了，而且她又是不慣獨自旅行的。她坐了驛車動身時，紅帽彼得也趁了那同一驛車，坐在她的後面；她在一個旅舍前面下了車，預備寄宿一宵，他也跟她下車了。她所定的房間和所喫的食物，都非常講究，但是紅帽彼得的生活卻很儉樸。

第二天，她坐了驛車繼續前進，紅帽彼得依舊緊緊地跟隨着她。這樣過了幾天，公主的錢快用完了，她不得不徒步旅行了。彼得隨身帶了兩個美味的夾肉麪包；公主動身走時，他也同時出發了。他超過

了她，向她道了一聲日安；但是她並不回答他，甚且不願向他所走着  
的道傍斜視一下。到了薄暮時候，他們走到了一個旅舍裏去，她佔據  
了那最精美的房間，彼得便不得不住一間次等的。第二天在路上，他  
又追上了她；他向她道日安，她終於回過頭來，向他道了一聲謝。於是  
他就問她，是否願意喫一個夾肉麪包。是的，她願意喫的，因為她的錢  
就要用完了；不久她將無力付房錢了。彼得說，他可以爲她代付的。他  
們走到了一個旅舍裏，第二天早上又繼續動身前進。這樣過了幾天  
之後，彼得告訴她說，他不能繼續爲她代付房金了，因為他的錢也快  
要用完了。他們走到了一條大江邊，就坐船渡過去，彼得付了兩人的  
渡船費。他們渡過了江，天色已很晚了，他們不得不找一處地方來過

夜。這時候，他們已到了那王子本國的境內；他們走到了他父親的王宮附近的一個森林中，找着了一個小小的茅屋，於是他們就暫住在裏邊了。現在公主很感謝上帝，把紅帽彼得賜給了她；因為她已沒有別的什麼人可以依靠了。

可是不久那王子說道：「現在我們該怎麼辦呢？我們已把最後的一塊錢也用完了？」公主毫無主意，不知道怎麼辦纔好。於是王子又說道：「我們已沒有別的路可走了，我們只好流浪出去做乞丐了；因為我們當然不能去做盜賊的。」

他們就議決，每天到那茅屋裏來相會一二次，以便比較誰乞得的東西多。她製就了一隻小小的口袋，用以盛放麥屑、粉頭和麪包皮；

他們倆就暫時分離了，各自分路去乞食。

王子當然沒有真的去乞食，他竟自回到他父親的王宮裏去，在衣袋中裝滿了一袋的金錢。但是公主卻在四處流浪着，只獲得了一些殘餘的飲食物。到了薄暮時候，他們就在那茅屋中相會。他問她乞得了些什麼東西，她就從那口袋中摸出來給他看：只有幾片麪包，一些麪筋和粉頭，以及幾小片肉而已。

「哦，」他說道，「你做乞丐的本領不高明！且看我得到了一些甚麼！」說着，他就從衣袋中把那「滿袋的金錢完全摸了出來，說那都是他那天去求乞得來的。

「但是最好我們還是到什麼地方去找些事情來做，」他說道，

「做乞丐究竟是不大好的。」

是的，她也以為不錯，公主回答說，她很願意去做工。

「唔，你能夠做什麼事呢？」他問她。

她說，她很願意去充當一個縫衣婦。

他說，他不知道她能否去謀得一個縫衣婦的位置；不過他卻知道，什麼地方的人可以僱用她為一個洗擦碗碟的女傭。事實是，明天王宮裏將舉行一個盛大的宴會，因為那王子已經歸國了，並且據人們說，他快要和一個公主舉行結婚禮了。

於是，他告訴她說，他已在王宮裏謀得了一個位置，充當一個伐木的工人，所以他能夠把她薦到御廚房裏去，充當洗擦碗碟的女傭。

「可是你可否在午飯時候設法把留在桌上的肉湯送一罐來給我  
噢？」

「可以的，但是我怎樣纔能把牠送出來給你，而不被人們注意到呢？」她說。

「你可以在你的圍裙下面腰部的周圍縛一根繩子而把那盛着肉湯的罐子掛在上面。」

她以為這樣是很可以的；他就把她去找他時所該走的路徑告訴了她。

第二天早上她就到那王宮裏去，開始工作了。他們交給了她一對舊鍋子，命她揩擦，她就幾乎把這擦成粉碎了；王子已預先告訴了

廚師，在某一個時候將有一個少女來謀事，他應僱用她，命她操作種種事務，但是不准虐待她。朝廷上的賓客們已喫過了午膳，廚房裏的使女就向廚師告了假，說要到街上去一趟；她用一個小罐子盛滿了肉和肉湯，把牠繫在她圍裙底下的一根繩子上，走出去尋找紅帽彼得了。她必須先走過好幾道門，然後纔能走出王宮；在那些門口都有衛兵守衛着，他們邀請她到大廳裏去同他們跳舞；因爲在那一天，無論誰都可以進去跳舞的。但是她推托說，她實在沒有一些閒工夫，要請他們原諒。最後，她走到了彼得囑咐她走的那道門口，就有一个人跑過來拉住了她，不問三七二十一，把她拖到了大廳中去；國王、王子以及那些貴賓們都在那裏宴飲着。王子見了她，立刻就走過來，拉她

去跳舞，她不好意思不依從。她並不認識他，因為他已脫去破舊衣服，穿上王子的服裝了。音樂奏起來了，王子就非常興奮地同她跳舞，以致那些肉和肉湯都倒了出來，倒了滿地板。大家都要根究這是誰的東西，因為還有許多別的人也在跳着舞。她立刻承認那是她所偷來的東西。她說，她有一個愛人，也在王宮中服役，她帶了這一小罐肉湯要去送給他喫。於是國王問她，她的愛人囑咐她走哪一條路的。她回答說，他曾囑咐她穿過宮門右側的那道邊門。國王又問她，如果她見了她愛人，她能否認識他。她當然能認識他的，她回答說，因為他們倆曾同路旅行了數百哩路。

「那末，你把他指出來，」國王說，「因為在王宮中服役的人都」

齊集在這裏。」不，他不在他們中間，她說。國王繼續同她攀談着，王子就乘隙溜了出去，穿上了他和她在一起時所穿的舊衣服，然後走到外邊去，故意打她所立着的窗前走過。她就指着他說道：「在那邊走着的，就是我的愛人。」於是王子就走了進來，他穿着襤褸的衣服，連國王都幾乎不認識了。他對公主說道：「現在你覺悟了吧？如果你從前容納了被你侮辱過的丹麥王子的求婚，你也不致如此不幸了！」

「啊，不要說起這事吧！」她說，「我所受的痛苦已經夠了。」

「是的，但是假使他現在依舊願意娶你，你是否以為他是配得上你的？」

「那當然是最好的事，但是那樣的機會永遠不會再來了。」

「然而牠也許會再來的，」他說，「如果你允許了我，以後你永不再目空一切地驕傲。」

於是他告訴他的父親和那些賓客們，這個就是那使他專誠到英國去求婚的公主；他曾用了些詭計去作弄她，因為他第一次向她求婚時，她竟如此驕傲；看都不願看他一眼。但是現在他相信，她的性情已經改變了，他把他的真面目顯露給她看的時機已經到了，他該把她從卑微的地位提拔起來了。他們就爲她送了些華貴的衣裳來，他也拋棄了紅帽彼得的襤褸衣服；他們立刻就舉行了結婚禮。因爲他是丹麥國的王太子，所以他的父親死後，他就成了國王，而她當然就成了王后。但是她的父母始終怨恨他，因爲他曾侮辱了她。



## 一夜穿破十二雙金鞋的公主

從前有一個少年，他爲要尋求好運，到世界上各處去流浪。一天，他路上遇見一個老人，向他請求佈施。少年告訴他說，他也沒有一個錢，但是他很願意和老人分享他所有的食物；老人就感激地接受了這好意。他們倆就去坐在一株大樹下，少年把他的食物平分爲二，各喫了一份。他們喫完了，少年就起身想走，但是老人說道：「你把你的食物分給我喫，我要把這枝手杖和這個木球送給你，作爲報答，因爲牠們能使你獲得好運。如果你在自己面前舉起手杖，別人就不能看

見你了；如果你用手杖把木球擊一下，牠就會在你前面滾去，指示你所該走的道路。」

少年向他道了謝，領受了他的禮物，就把那木球拋在地上，用手杖擊了一下。木球就在他前面迅速滾動，繼續不斷地向前滾去，直到把他引到了一個大城那裏，他看見四周城牆上懸掛着許多被斫的人頭。他向他所遇見的第一個人詢問這事的原委，他纔知道全國人都在爲那公主憂愁，她每夜要穿破十二雙金鞋，沒有人能知道這是怎麼一會事。那年老的國王對於這很厭煩，曾起誓說，無論誰，如能解答這個神祕，他就可以得到那公主以及一半疆土；但是無論誰，如果去嘗試了不能解答這神祕，那末，他就得喪失他的生命。現在已有許

多王子和貴族來嘗試過了，因為公主真美麗得可愛。但是他們大家都不能把神秘發見出來，都先後送了命，老王也非常悲哀。

少年聽見了這新聞，就決心要冒一次險。他立刻到王宮裏去，說他願於那天晚上去嘗試一下。老王見了他，很爲他憂愁，勸告他把這企圖拋棄了，因爲他決不會遇着比他的前輩較好的命運的。但是他堅持着要嘗試一下，因此那國王就說，他應到公主房裏去睡三夜，看他能否發見什麼；如到了第三夜，依然沒有發見什麼，那他也只好上斷頭臺去了。

少年聽了這話，很爲滿意，到了晚上，他就被帶到公主的房裏，他們已爲他在那裏安設着一張牀。他把他的手杖倚在牀側，把他的背

囊掛在這上面，就躺了下去，決意終夜不闔一眼。他醒着好久，並沒有什麼發見，但是後來他突然入睡了，當他醒來時，天已經大亮了。因此他自己很惱怒，堅決地打定主意，第二天晚上當更用心地守望着。

第二夜的情形和第一夜完全一樣，少年只有最後一夜的機會了。

第三夜，他躺下去，假裝立即就睡着了；不久，他就聽見有一個聲音問公主說，他是否已經睡着了。公主回答說，「是的。」於是就有一個穿白衣的少女走到他牀側來，說道：「無論如何，我要試他一下，且看他是否真正熟睡着。」她就拿了一枝金針，向他的腳跟裏戳去。但是他一點也不動，她就離開了，把那金針遺留在他的腳跟裏。於是他

看見她和公主移開了公主的牀鋪，那裏就有一座梯階露出來，她們就從那梯階上走了下去。他立即翻身下了牀，把金針拔出，放在行囊中；又把手杖在他的面前舉起，使別人不能看見他。他跟隨着她們走下了梯階；他們繼續前進，直到他們走到了一座銀樹林中——在那裏，樹木、花草，一切都是銀的。他們走到銀森林的盡頭，他從樹上折下一條樹枝，放在背囊中，公主聽見樹葉的響聲，回轉頭來一看，她看不見什麼。「哦，那不過是風吧！」和她同行的白衣少女說。

他們走到了一座金森林中——那裏的樹木、花草，一切都是金的。他們走到了金森林的盡頭，他折下一條樹枝，放在背囊中。公主回轉頭來一看說，她彷彿覺得有一個人跟蹤在她們後面；但是那白衣

少女依舊回答說，那不過是風吧。

他們又走到一座樹林中，那裏的樹木、花草，一切都是金鋼鑽的。他們走到金鋼鑽森林的盡頭，他從樹上折下一條樹枝，放入了背囊中。最後，他們走到了一個湖濱。湖上橫着一隻小舟，公主和白衣少女就下了船。她們正要開船時，他也躍入船中，因此那小舟劇烈地搖擺了幾下；公主就恐懼起來，大聲喊說，現在已可斷定了，一定有人在跟蹤着她們。但是那白衣少女回答說，那不過是風吧。

他們坐船到達了對岸，那邊矗立着一個巍峨的王宮，一個極醜陋的妖精從宮內走出來，把公主迎接進去，並且問她爲什麼來得這樣遲。於是她告訴他，她在路上非常驚恐，因爲彷彿有人在跟蹤着她。

們，雖然她看不見一個人。他們就坐下進餐；少年站在公主的坐椅後面。她喫好了，他就拿她的金碟、金叉和金刀，放在背囊中。妖精和公主不知道這些東西究竟到那裏去了；但是妖精不願再在這事上多費工夫，他要跳舞了。他們開始跳舞了，公主一共和妖精跳舞了十二次，每跳一次就穿破一雙金鞋。當最後一次的跳舞完結了，她就那些破鞋拋到牆角裏去；少年就去拾來，放進他的背囊中。跳舞既已完了，妖精就送公主回去上了船；少年同她一起渡過了湖，立即跳上岸，迅速回去；當公主回到她的房裏，他早已靜靜地躺在牀上，假裝做熟睡着。

第二天早上，老王就來問他可有什麼發現；他回答說，和前兩夜

一樣，又昏睡着了，沒有看到什麼。這話使老王非常悲傷，公主卻很快樂，她要親自去看他斬首。少年就被帶到斷頭臺上去，國王公主以及全體臣子都跟了前去。

他到了斷頭臺上，他懇求國王准許他，把他昨天晚上所得的一個奇異的夢述說出來給他聽；國王就允准了他的請求。他敘述怎樣他夢見一個穿白衣的少女前來問公主說，他有否睡着；要斷定他是否真正睡着，白衣少女用一枝金針戳到了他的脚跟裏去。說到這裏，他就從他的背囊中把金針摸了出來，說道：「我相信這就是她所用的那枝金針。……我夢見她們推開了公主的牀，走下了隱藏在牀底下的一座梯階，我就跟着她們下去；我夢見我們走到了一個森林中，

那裏的樹木、花草都是銀的，我就從樹上折了一條樹枝下來。東西就在這裏。」他從他的背囊中把銀樹枝摸了出來。——「我們走到了另一個森林中，那裏的樹木和花草都是金的，我就從樹上折下一條樹枝來。這東西就是。我夢見我們又走到了一個森林中，那裏的樹木和花草都是金鋼鑽的，我就從那些樹上折下了一條樹枝來。東西就在這裏。我夢見我們繼續着前進，走到了一個湖濱，湖上橫着一隻小舟，公主和白衣少女就跨上了船。當我跟着她們躍入舟中時，公主噢了一驚，說，一定有人在跟蹤着她，雖然她看不見我。我們渡過了湖，到了一個巍峨的王宮前面，就有一個很醜陋的妖精走到來，把公主迎接到了宮裏去，就請她坐下了和他一同進餐；我夢見我立在公主的

坐椅後面，她喫好了，我就拿了她所用的金碟、金叉和金刀，放在我的背囊中。這些東西都在這裏。我又夢見妖精請公主和他一同跳舞，她一共同他跳了十二次，每跳一次她就穿破一雙金鞋。當最後一次跳舞之後，她就打破鞋拋棄在旁邊的牆角裏，我就去拾了起來，放在我的背囊中，也都在這裏。我夢見公主動身回家了；但是我走得比她快，所以當她回到她房裏時，我已靜靜地睡在牀上了。」

老國王聽見了這一番話，非常快樂；但是公主卻嚇得半死了，她想不出他怎麼會知道這一切的情形。現在，老王就命少年和公主結婚；但是他卻決意要先去拜訪妖精，請求公主把她的金指套借給他用。用。公主就交給了他，少年走下了梯階，穿過了銀森林，金森林和

金鋼鑽森林到了湖濱坐船渡了湖到了那妖精的王宮裏他找着了妖精，就用他從他腳裏拔出來的金針戳入妖精的心裏，用公主的金指套承接在針下。有三滴鮮血滴入了指套中，妖精就死了。

他就渡過了湖回來，他走到金鋼鑽森林中，他把妖精的血液滴了一滴在地上，立刻那些樹木和花草都變成了男人，女人和小孩；妖精施在他們身上的邪術被解除了，他們非常快樂，一定要請他做他們的國王，因為他們原來是自成一國的。他們隨着他走到了金森林中，他又把血液在地上滴了一滴，那些樹木和花草也都變成了人類；他們也可自成一國。他們隨着他走到了銀森林中，他就把那第三滴血液滴到了地上去，於是那些樹木和花草也都變成了人類。稱頌他

爲他們的救主，並且願意擁戴他爲他們的王。他們和他同去見了那  
年老的國王，把他們得救的事告訴了他。老王和公主聽了這話，都很  
快樂，因爲現在那妖精施在她身上的邪術也被解除了。於是他們舉  
行了一個非常盛大的結婚禮，少年就做了那三個國家的國王。

## 隱身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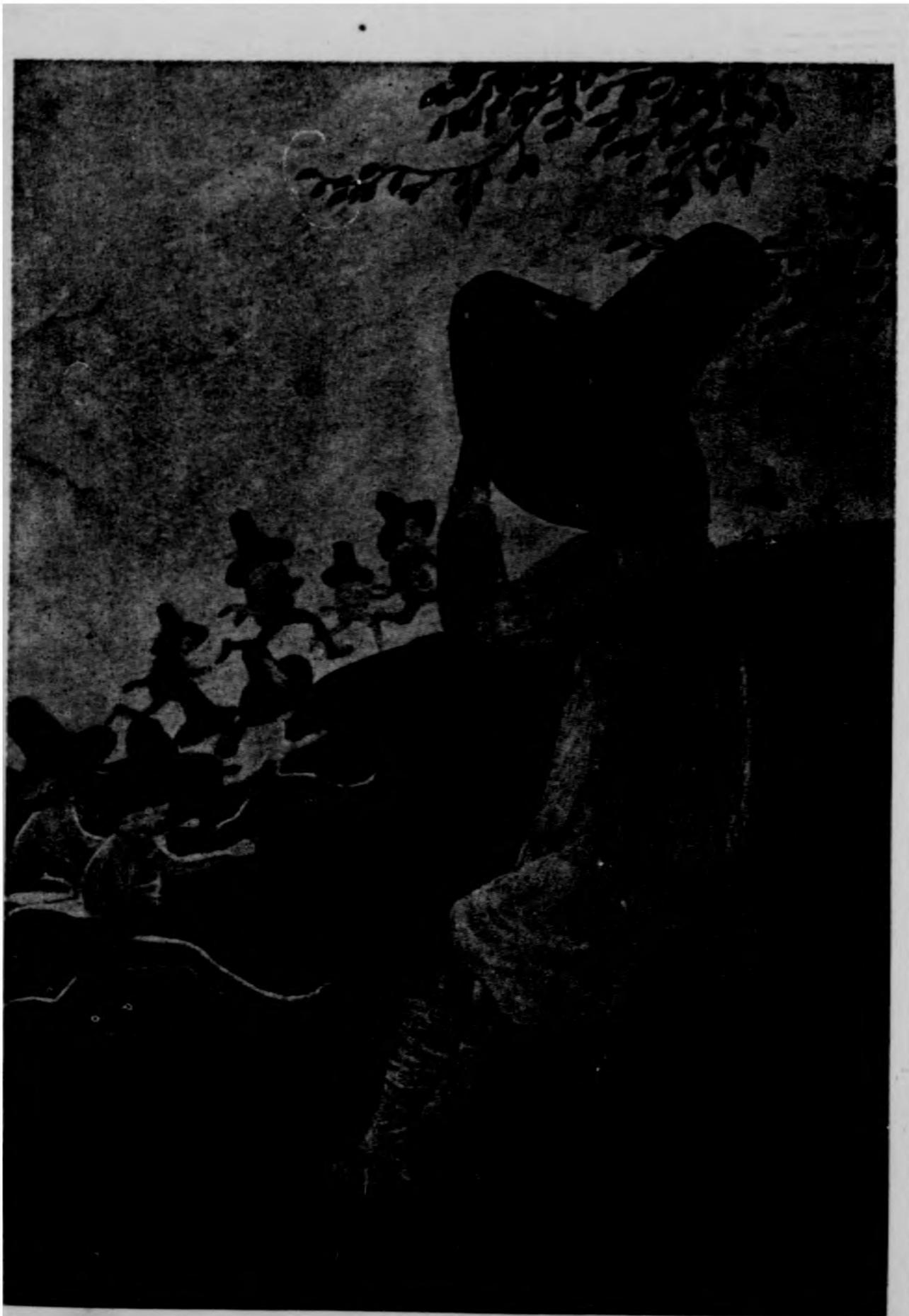
一天，一個牧羊童子正閒坐在一個山坡上，那天正是鄰村舉行盛大的歡宴的日子；到了正午，禮拜堂裏的鐘聲齊鳴時，他聽見他所坐着的小山的內部發生了擾攘喧嘩的聲音，他又聽見有人在反覆問着同一問語：「我的帽子在那裏？我的帽子在那裏？」他覺得很奇怪，突然他想出了一個計謀，他也大聲喊道：「你們沒有爲我預備帽子嗎？」

「沒有，」一個聲音回答道。

「有的，」另一個聲音說，「這就是爸爸的舊帽子！」

立刻就有一個破舊的紅帽子從山裏湧了出來。牧羊童子立即拿來戴在頭上；於是他就看見無數的小妖精正在匆匆地向鄰村走去。他自己也就站起來，走回家去喫午飯。但是他不明白，怎麼他在路上所遇見的人們都和他擦身走過，有的幾乎踏到了他的身上；當他向他們講話時，他們都驚異地向後面望望，並不去回答他。最後他纔想起了那個帽子，他就開始猜測着，也許因為戴了那帽子，所以人們不能看見他了。

這思想剛過去，他就又想起：如果到那舉行盛宴的地方去看一下，那是多麼的愉快啊！因此他就走到鄰村去；他能夠在那些賓客們



「牧羊童  
子立即拿  
來戴在頭  
上；於是他  
就看見無  
數的小妖  
精正在匆  
匆地向鄰  
村走去。」

中間自由在地往來着，玩賞着種種的事物，他自己卻不致被任何人所看見。當那些賓客坐下去進餐時，他看見一大羣小妖精雜坐在他們中間，自由在地喫喝着種種飲食品；因此那些人們完全不明白，那些送到桌上來彷彿從他們的手中失去的食物，究竟到那裏去了。牧羊童子在那些有東西可喫的地方巡行着，儘量喫了一餐。他喫得十分飽滿，肚子裏不能再裝一些食物了，他暗想如果他帶回一些美味的東西去，他家裏的老母不會不歡迎的。他就在衣袋中放了許多糕餅，燻肉，葡萄酒，以及別的好喫的東西，帶到了家裏去給他的母親。她看見了一切美味的東西，自然是非常快活的；第二天，她和她的孩子一樣，也以爲再去拿些美味的食物來，那是很愉快的。孩子到了

鄰村，就把他所能取得的最精美的食物儘量裝入他的衣袋中；凡是  
他所取過食物的地方，那食盤中立即現出一個窟窿，因此那些賓客  
們都還沒有喫飽，那主人所預備的飲食品就沒有了。牧羊童子並不  
去理會這些事，他只專心地注意着他自己的事。

到了夜間，跳舞會快要開場了。孩子的兩手已捧滿了許多飲食  
物；他很想去看觀一下，因此他就跟着其餘的人們走到了樓上。在那  
裏，他不得不儘量地蹣縮在一個牆角裏，謹慎地防備着人家踐踏到  
他身上來。最後，他覺得被緊擠在牆角裏，終究不大妥當，他就站到了  
人們的前面去。他正站在那邊興高彩烈地看着跳舞時，那新娘恰巧  
打他的旁邊舞過，她那迴旋着的外衣碰着他的帽子，就把帽子撞

到地上去了。帽子一去，他的隱身術就被破除了。他呆呆地站在房中央，兩手捧着各種美味的食物，他的衣袋裏也因滿裝着食物非常膨大。那些人們起初非常驚愕，心境平靜之後，就強迫他把所做的事完全招認出來。他把一切都說了出來，挨了一頓痛打，並且不得不把他所偷竊的東西完全歸還他們。除了他已經喫下去的美味的膳食之外，他費了許多心血，並沒有得着什麼利益。至於那隱身帽呢，以後也就沒有人再看見了。





「不，那一定會實現的。」

王子繼續前進，旅行到異鄉去求婚，後來他果然求得了一個新婦；但是他和新娘說定，她必須首先到他的家裏去拜訪他一次，使她明白她所嫁的是什麼人。外國的公主來訪他了，那公主在路上遇見了那正在牧羊的小妹妹，和她招呼之後，就問道：「英國的王子怎麼樣？」

「他很好，不過他在他門口的階下安放着一塊石頭，那能把一個人所做過的事完全說出來。」

那公主繼續前進。她走到了王子的門口，踏在那塊石頭上，石頭就說道：

「她所說的沒有一句真話，

因為她早已做過新娘了！」

王子聽到了這話，就不願同那公主交談了，因為他所希望娶的是少女不是寡婦；因此那公主就不得不回去了。

過了幾天，王子又動身出去求婚；路上他又遇見了小妹妹。他和她招呼道：

「小妹妹！你今天怎樣？」

「我很好，我現在雖然穿破舊不堪的衣服，但是將來我嫁給了英國國王的兒子，我就可以穿戴綾羅珠寶了。」

「那決不會實現的，小妹妹啊。」

「不，那一定會實現的。」

他繼續前進，他的希求又成功了。一個外國的公主很願意嫁給他，並且允許先去拜訪他一次，因為他總是把這個作爲條件的。

當她前去拜訪王子時，她也在路上遇見了那牧羊的小妹妹。她就向她詢問英國王子怎樣，小妹妹回答道：「他很好，不過他在他門口的階下放着一塊石頭，那能把一個人所做過的事完全說出來。」

公主走到了王子的家裏，踏在那塊石頭上，那石頭說道：

「她所說的沒有一句真話，

她早已做過兩次新娘了！」

那當然是不行的，王子自然不願再理睬她了。他把她歡送了回

去，因為他已打定了主意，一定要娶一個少女，不要娶寡婦。

第二天，王子又動身出去求婚了；他仍在途中遇見了小妹妹。他和她招呼道：「你好嗎，小妹妹？」

「我很好；我現在雖然穿着破舊不堪的衣服，但是將來我嫁給了英國國王的兒子，我就可以穿戴綾羅珠寶了。」

「那決不會實現的，小妹妹啊。」

「不，那一定會實現的。」

王子繼續前進，走到了另一個國裏；向那公主求婚，他的要求被容納了，那公主允許了他，願先去拜訪他一次；他就安心地先回家去了。

這個公主去拜訪那王子時，也在途中遇見了小妹妹，她就向她詢問英國王子怎樣。

「他很好，不過他在他門口的階下安放着一塊石頭，牠能把一個人所做過的事完全說出來。」

公主繼續前進，她踏上了那塊石頭，石頭說道：

「她所說的沒有一句真話，

她早已做過三次新娘了！」

這真愈加壞了：王子立刻就把公主送回去。

王子不得不再動身出去跋涉一趟；他已打定了主意，要娶一個純潔的少女爲妻。在途中他又遇見了那正在牧羊的小妹妹。

「日安，小妹妹！你好嗎？」

「我很好；我現在雖然穿着破舊不堪的衣服，但是將來我嫁給了英國國王的兒子，我就可以穿戴綾羅珠寶了。」

「那決不會實現的，小妹妹啊。」

「不，那一定會實現的。」

他繼續前進，又在一個國裏找到了一位公主，他就向她求婚，結果蒙她應允了。她也允許了他，願去拜訪他一次；他就先行回家了。

第四個公主前去訪他時，她先向人問明了他對其他三個公主的情形；她自然不願被他擯棄的。她遇見了小妹妹，她首先就問她，英國國王的兒子怎樣。

「哦，他很好；不過他在他的門口的階下安放着一塊石頭，牠能把一個人所做過的事完全說出來。」

那公主聽了這話，就問小妹妹，她可否代她去拜訪王子。她們可把衣服交換一下，那公主可以暫時代小妹妹管理羊羣。

小妹妹非常願意，因此她就穿了公主的衣服，去拜訪王子。她踏到那塊石頭上，那石頭說道：

「這個前來訪你的少女，  
是可愛，純潔，而忠誠的！」

「好極了，那合格的一個終於來了。」王子心中暗想道。「我終於找到了我所渴想已久的少女。」他恐怕將來發生錯誤，因此特意

把一個金圈編織在她的頭髮中，以便將來一見就可以認識她。於是他請她暫時回去，等到舉行婚禮時再去迎接她。

小妹妹辭別了王子，回去同那公主換回了各自的衣服；公主就回到自己的國裏去了，她心中非常欣喜，因為各事都進行得這樣順利。原來她也是一個寡婦啊！

結婚的吉期臨近，王子前去迎接他的新婦了，他又在路上遇見了小妹妹。他和她招呼道：

「你近來好嗎，小妹妹？」

「我很好；我現在雖然穿破舊不堪的衣服，但是不久我嫁給了英國國王的兒子，我就可以穿戴綾羅珠寶了。」國王的兒子站在一

旁看着她，他突然注意到了，有些什麼東西在她的頭髮間閃閃發亮。他很奇怪，走近去仔細一看，就發現那原來就是他編織在裏邊的金圈。於是他纔知道，最近一次前去訪他的，就是牧羊少女；他既然已經知道她是一個純潔而良善的少女，他又已被欺騙了那麼多的次數，所以他決意立即把她帶到家裏，和她結婚。至於她的羊羣呢，什麼人喜歡，什麼人就可以去管理。

因此他們倆就結了婚；以上所述的，就是牧羊女郎小妹妹怎樣終於嫁給了英國國王的兒子而得以穿戴綾羅珠寶的經過情形。

## 曲利勒微泊

有一個禮拜日，富南島上的一個少女到禮拜堂裏去做了禮拜回來，在回家的路上，她經過了一座屬於一個大地主的森林，她一邊在森林中緩緩走着，一邊自言自語地思量着一件心事；她正屈指計算到二十時。她猛然回頭一看，就看見那大地主的兒子荷着一枝獵槍，正緊跟在她後面。於是她臉紅了，因為她覺得他一定已經聽到了她的自言自語。果然，他立刻就問她，爲什麼她在那樣地自言自語。於是，在慌忙中，她就隨口回答道：「我不過在計算我每天晚上能紡績——」

多少紡錘罷了。」

大地主的兒子回到了家裏，就告訴他的母親，他在森林中遇見了一個本地的少女，她說她能夠在一個晚上紡績二十個紡錘的棉紗。他母親所有的使女當然沒有這樣大的本領。所以他的母親急忙派人去把少女請來，用了甘言勸誘她到她的家裏來充當一個紡績女郎。少女立刻就答應了，她絕不知道那主婦已經得悉了她隨口所說出來的那句話。她就受了僱，那天晚上，主婦就拿了足足可以紡成二十個紡錘的棉條來交給她，對她說道：

「我已經知道了，你在一個晚上能紡績這麼多的紡錘。」

少女就盡力地紡績着，紡績着；不覺已很夜深了。半夜快到了，可

是她的工作卻一半都還沒有完成。可憐的女郎！她一邊盡力地紡績，一邊哀哀地哭泣着；她的工作並不見進步多少。到了夜半，她面前突然出現了一個小矮人，頭上戴着紅帽子，問道：「你爲什麼坐在這裏哀哭？我能够幫你的忙嗎？」

「事情是這樣的，」她說道，「我必須在這一夜中把這些棉條完全紡成棉紗，但是直到此刻，我卻一半都還沒有紡成。如果你能夠幫助我，那就可使我非常快活了。」

「那是很容易辦的，」小矮人說道，「但是你必須首先允許了我，做我的情人，將來你還必須嫁給我。」

少女因爲要解除她目前的困難，就勉強地允許了他，雖然她——

想到將來，心上也很不安。於是——二——三，全部的工作就立即——

完成了。

自從那時以後，小矮人兒就天天晚上來幫助她完成她的紡績工作。主婦看見她果然能在每天晚上紡成二十個紡錘，非常寵愛她，不再把她當作使女看待了；不久，那主婦就決定命她嫁給她的兒子爲妻，因爲她是這樣勤懇的。那是不行的，因爲她已許婚給那小矮人了，雖然她很怕敢說起此事。她和大地主的兒子結婚的日期已經擇定了，他們都起勁在籌備婚禮。但是那擇定的吉期愈近，少女就愈加憂愁了；因此那小矮人就覺察了她心中一定隱藏着什麼不如意的事。他盡力探問她，她就把手實的真相告訴了他。最初，他噤哩咕囉地

說了幾句抱怨的話於是對她說道，假使她能猜中他的名字，他就解除她對他所立的誓約。他給了她三天的寬限期，使她可以猜測三次。她決意要試一下，雖然她絲毫不知道怎樣去猜纔好。僥倖得很，有一個田莊上的獵人，他出去打獵，回來的時候，已經很夜深了，他偶然經過附近的小山。他看見小山的內部點着無數的燈火，那些小矮人都圍圍跳舞着，其中有一個戴着紅帽子的小矮人最爲快活，他一邊跳來跳去，一邊在這樣歌唱：

「我老是忙忙碌碌地紡績着，

我快要贏得一個美貌的少女了，

我的名字呀，就是曲利勒微泊！」

當這個時候，那紡績女郎已把她的祕密的訂婚事以及這事所引起的煩惱，告訴了另一個使女，這個使女恰巧聽見了那獵人所講的那天晚上的經歷，她就和他的故事一字不易地向那紡績女郎重述了一遍。晚上，小矮人來叫她猜測時，她不願立即使他失望，所以最先故意瞎猜道「彼得」，又瞎猜道「保羅」，使那小矮人高興得跳來跳去，臉上放射着快樂的光輝，好像是一枚新出造幣廠的銀幣。但是他的快樂的期限是很短促的；因為當她猜到第三次的時候，她竟說道：「你的名字就是曲利勒微泊。」

這麼一來，那小矮人和那紡績女郎的婚約就解除了。現在他不能贏得她了，不過他還是願意再幫助她一次，因為他很知道她還需

要他的助力。她的小主人所以選取她爲妻，因爲她這樣善於紡績；假使他一旦知道了事實的真相，他恐怕要憤怒，而把她驅逐出去的。所以小矮人臨走時，他對她說道：「在你結婚的那一天，當你坐下去喝酒時，將有三個年老的婦人走進那客廳裏來。你必須稱呼第一個老婦人爲母親，稱呼第二個爲祖母，稱呼第三個爲曾祖母。無論她們的相貌怎樣難看，無論你的丈夫怎樣厭惡她們，你必須好好地盡了你的力去招待她們。」

事情果然和他所說的完全相符。少女也遵照了他所囑咐的做去，雖然她不知道這有什麼用意。最先來到的是一個很可怕的老婦人，兩隻很大的紅眼睛一直垂到她的面頰上。少年問她爲什麼她的

眼睛這樣紅，她說道：「因為我常常一夜又一夜地坐着紡績。」

她走了之後，那第二個就來了；她也是一個很醜陋的老婦人，她的嘴巴非常闊，差不多要和她的兩隻耳朵相接連了。

「你的嘴巴怎麼會這樣闊的？」年青的新郎問道。

「唔，那因為當我紡績時，我不得不時常潤溼着我的手指，否則那些紗線是不會光滑的。我已經日日夜夜紡績了這麼多的年數，我覺得奇怪的是，怎麼我的嘴巴沒有變得比現在更闊些。」

最後，那最可怕的老媪光臨了；她扶着兩枝拐杖蹣跚地走了進來，她的腳非常衰弱，已不能站立或行動了。

「你怎麼會變成這個樣兒的，老媽媽啊？」新郎問道。「你爲什

麼這樣艱苦地曳着你自己？」

「唔，那是因爲我已因紡績而變得非常衰弱了，我自不再能記憶時起，就日夜辛苦地紡績着；我很希望別人不要再像我一般變成這樣的可憐相。」

她蹣跚地離去了，少年丈夫就對紡績女郎——現在她是他的妻了——說道：「自今以後，你永遠不許再去接觸紡車了，因爲我無論如何，都不願使你變得像你的母親或祖母或曾祖母那樣醜陋。」

於是她纔了解了那小矮人的用意；她又暗自欣喜，幸而她完全遵守了他所吩咐的話。



## 海底的磨機

從前有兩個弟兄，他們住的地方是相距不遠的。哥哥名叫賴爾，斯，很富有；弟弟名叫傑克，卻很窮苦。富有的哥哥和一般的富人一樣，是很吝嗇的。有一次，耶穌聖誕節的前一天，貧窮的弟弟去拜訪那富有的哥哥，請求他給他一些食物，作為聖誕日的晚餐，因為他家裏所有的食物很少，而孩子卻很多。

「你又來嘆苦了，」賴爾說道。「我想我恐怕不能把你空手攆走的，我就把這一塊醃豬肉送給你吧，可是以後永遠不許再來要。」

了；你可帶了牠去見那魔鬼去！」

「多謝多謝，」傑克說道；「我極願那樣做，」他是非常忠厚老實的。他就把那塊醃肉負在肩上，動身走了；他並不走回家去，他卻向那相反的方向走去，想去探詢別人，魔鬼究竟在那裏。

他走了許多路，最後纔遇見了一個老人，正在一個山坡上墾地。「你要到那裏去？」老人問道；「你有什麼貴幹，纔這個時候向這邊走來？」因為那時天色已很晚了。

「唔，」傑克說，「我的哥哥叫我帶了這塊醃肉去見魔鬼；但是我不知道魔鬼住在那裏，我相信我要找着他是很困難的。」

「並不困難，」老人說，「你要去見他是很容易的。你只要好好

地走到我所鑿出來的這個洞裏去——這洞，在實際上，要比你所想像的深遠得多——然後一直向前走去，你就可以遇見你所要見的人了。」

因此窮苦的傑克就把醃肉包紮好緊緊地抱在胸前；儘量地縮小了他的身體，慢慢地走到洞裏去，他以爲他恐怕不能挨進去；但是實際上，那個洞卻很寬暢，可以容納許多人同時進去。他一直向前走去，最後就遇見了一個猛烈的火炬，在一片空地的中央熊熊地燃燒着；這是非常熱烈的，簡直可以烤熟一頭黃牛。他又看見了許多小魔鬼，成羣結隊地在火炬的周圍跳舞着。他們看見了他，就跑過去詢問他，他紙包內所藏的是什麼東西。

「我在這裏有一塊醃豬肉，」他說道，「那是我的哥哥送給我的，他說我可帶了這塊醃肉去見魔鬼；這裏明明就是魔鬼們所住的處所，但是我不知道你們是否願意購買這東西。」

再好沒有了，他們說，因為醃豬肉正是他們所最愛喫的肉類。他們就取了那塊醃肉，送了一座小小的磨機——似乎是一種研磨咖啡的磨機——給他，作為報酬。

「但是這對於我有什麼用處呢？」他問道。「我又沒有咖啡，豈子來研磨。」

「如果你沒有咖啡，你可要牠磨出些來，」他們說道。「那末，你立刻就可以有咖啡了。但是你不必一定用牠來研磨咖啡；無論你需

要什麼東西，這座磨機都能輾出來的，而且你要牠輾得多久，牠就會繼續不斷地輾多久。你如覺得已經足夠了，要使牠停止，你只要對牠說這三個字——那魔鬼放低了聲音附耳對他說了三個字——

「那末，牠就會立刻停止的。」

「多謝你，我當好好地把這三個字記在心中。」他說道，於是他就攔了那磨機，向魔鬼告別了。

他回到家裏，已經是深夜了；他的妻怒着責備他道：「你到那裏去過了？愚蠢的傑克啊！現在時候已經過了夜半，在這可喜的聖誕節前夜，我們也應該喫一些美味可口的東西！你知道家裏一點食物也沒有了；我盼望了你半天，老不見你回來，同時我還非常擔憂，恐怕你

遇見了什麼不幸的事。」

「好了，愛妻啊，請你不要再囉嘸吧。」他說，「我必須告訴你，我真的跑去見了魔鬼，在那邊獲得了我手中所拿着的這座磨機；牠對於我們是很有用的，我們可立刻放牠在桌上，試牠一試看。」

「那固然很好，」她說，「但是我們所最需要的東西卻還沒得，因為我們家裏並沒有咖啡、荳子啊。」

「哦，講到那些荳子，這座磨機就會供給的；那是牠一部分的用途！」他說。

「如果你能使那磨機磨出咖啡、荳子來，那是好極了，因為我們可以喝一杯慶祝耶穌聖誕的咖啡茶了。但是我們更需要的是一些

麪包和幾枝蠟燭，否則我們將不得不在暗中度那聖誕節之夜了。」磨機是能夠輾出這一切的東西來的，所以他就說：「輾出些蠟燭來！」立刻就有許多蠟燭輾了出來。他們把這些蠟燭點燃了；於是他命那磨機輾出些麪包來，首先是黑麪包。那磨機工作得很快，一方一方的麪包接二連三地迅速地滾了出來，不久他就說道：「夠了夠了，這些已夠供給我們好多天的糧食了。」於是他命那磨機輾出了許多香甜的白麪包來，供他們在耶蘇聖誕日食用；不久他們所有的白麪包就超過了他們所需要的。

「你還需要別的什麼東西嗎？」他問他的妻。「你立刻就告訴我，因為現在那磨機正在儘速地運轉着。」

實在說起來，他們所需要的東西多得很，因為我們已經說過了，傑克是非常窮苦的。所以他們命那磨機輾出了許多器具和廚房中的用具來：罐子和盆子，水桶和水壺，以及許多比較細巧的金銀物品。他們又命牠輾出了許多銀調羹，銀杯子，銀刀和銀叉，一切都是純銀製成的。

「我想現在我們可以停止了。」他的妻說道。「我們已經有了這麼多的東西，我們能夠開一個盛大的宴會了。」

「我們就要停止了。」他說；當那磨機又充分地盡了一會牠的職務之後，他就把魔鬼附耳告訴他的那幾個字說了出來，牠就立即停止了。



「他們又  
命牠輾出  
了許多銀  
調羹,銀杯  
子,銀刀和  
銀叉,一切  
都是純銀  
製成的。」

第二天，傑克幾乎跑穿了他的腳底。他跑遍了本村，到村裏的各家去邀請大家在聖誕節的後一日光降到他的家裏去小敘一下。他邀請了全村的人；大家都很驚異，因為他們知道他是連煮一碗清湯的鹽料都差不多沒有的，所以他們都以爲他在發瘋。他也到他的哥哥賴爾斯的家裏去，先向他謝了他昨天給他的助力，後來就邀請他和他的妻在聖誕節的後一日同到他的家裏去赴宴。有錢的哥哥和他的妻，一對夫婦，都是非常吝嗇的；但她卻以爲不值得去赴傑克的宴。其他的人有許多也和她一樣想，所以沒有去；但是還有許多人是按時前去的，他們看見了傑克家裏種種富麗堂皇的景象，都驚愕得張開了嘴巴，闔不攏來。

那天午後，賴爾斯偶然走到門外來看看天色如何，他就看見有許多男女老幼在他弟弟的屋裏進進出出走着。他把這事反覆地想了一會兒，最後他就走進門去把他所看見的事告訴了妻。她也不明白，怎麼傑克會有這麼多的賓客；所以他們就決定走過去看一下，賴爾斯的妻是非常好管閒事的。

他們走到了傑克的家裏，他們的眼睛也驚異地睜得很大了，因為那屋裏佈置的富麗堂皇，本村中是沒有一家可相比的。傑克看見他們來了，立刻就請他們坐下了進餐。但是當他們喫飽了之後，賴爾斯卻在那客廳中開口問他的弟弟道：「你這窮鬼，這些東西你是去偷來的，還是去借來的？快告訴我，這一切你從那裏得來的？」

「我很願意把一切都告訴你，」傑克說道。「你還記得嗎，聖誕節的前一天，當你在那塊醃肉送給我時，你會叫我帶了牠去見魔鬼？我聽信了你的話，真的跑去見魔鬼們；他們取納了那塊醃肉，送我一座小小的磨機，作為報酬；這座磨機能碾出你所希望的一切東西來，能供給你所需要的一切事物。」

「你告訴我的，完全是靠不住的騙人的話。」哥哥說道，「但是姑且讓我看一看你的那座磨機。」

傑克就把磨機拿來試驗給賴爾斯看；賴爾斯看了之後，就說道：「我願出錢向你購買，你要賣多少錢？」

「唔，這樣的一座磨機，價格當然不是低廉的，你也很可以想像

得到。」傑克說道。「我就以三百元賣給你吧。我實在是是不願把牠出賣的；不過因爲你是我的哥哥，所以我纔肯賣給你。」

三百元！那未免太貴，他可否再把價格減低些？不，那是他的最低限度的價錢了，少一塊錢都不賣的；並且他還要把牠保留六個月之久，使牠把他所需要的一切事物輾出來。那有錢的哥哥只好容納了這些條件，因爲要他拿出這麼多的錢來，他固然覺得非常心痛；然而他更不願眼看他的弟弟擁有着那座磨機，變得和他一樣的富有。

直到第二年的秋季開始，傑克纔把那磨機移交給他的哥哥賴爾斯，賴爾斯就把牠拿到了家裏去。他決定命他的妻在那年秋季也和他同到田中去工作，不必像往年一樣地留在家裏煮飯。那是非常

經濟的，他只要在正午時跑回家去，使那磨機轉動起來，那末牠就會立即把他們的午膳輾出來了。第一天，他們議定要使牠輾出些布丁和青魚來，他們已經好久沒有新鮮的青魚喫了。快到正午時，賴爾斯就跑回家去，把那磨機推了一轉，說道：「磨機啊，爲我輾出些布丁和青魚來！」那磨機立刻就軋軋地轉動起來，迅速地同時輾出了許多布丁和青魚來。他用一隻又一隻的小桶來盛接，不久他所有的小桶都裝滿了。於是他用了許多大桶來盛接，他心中暗想：「橫豎我們喫不了，可以拿去餵豬的。」磨機繼續不斷地輾出了許多許多的布丁和青魚來。最後他所有的水桶也都盛滿了，他纔覺得目前已經足夠了，就想去把磨機止住。但是那磨機卻不肯停止，因爲他的弟弟沒有

把那使牠停止的暗號教給他。「我可以用腕力制止那磨機的，」他暗想，「牠並不是很大的，」但是他雖然弄得精疲力竭，磨機卻還是不停止：他自腰部以下已完全浸在布丁和青魚中了。

他的妻仍在田間工作，她覺得很奇怪，怎麼他去了這麼半天，還不來叫她喫飯。她跑到山坡上去望望看，他是否立在門前招呼她回去。但是他卻從屋內跑了出來，大聲呼喚他的傭工們快回去幫助他去制止磨機的轉動。他們趕到那邊，屋內已充滿布丁和青魚了。一扇門被衝破了，布丁和青魚就像一陣洪水似地沖了出來，沖到了菜園中，變成了一園子的菜羹。於是賴爾斯纔開始覺得不舒服起來了；他猛然想起最好還是立即派人去請他的弟弟來。他的弟弟來了；但

是他說他的哥哥必須先允許了把那磨機奉還他，他纔願意爲他制止牠。他們站在旁邊商酌着條件，磨機繼續不斷地運轉着，使那園圃中也幾乎充滿了布丁和青魚混合而成的羹湯。這時候，賴爾斯因爲要保全他的財產，就不得不捨棄那座磨機。那磨機就被制止，被他的弟弟帶回去了。他們不得不辛苦地工作着，把那園圃和房屋都洗滌清楚。賴爾斯和他所僱用的工人們忙碌了整個秋季，纔把那些青魚和布丁完全滌蕩乾淨；這件工作並不是很愉快的，因爲牠們不久就腐化了，發出來的嗅味是十分惡劣的。還有最壞的，是整個秋季已完全斷送了，賴爾斯已來不及把他的農作物收割到倉庫中去，這對於他是一種很大的損失。冬天來到時，他的那些牲畜得不到食料，一隻

一隻地先後餓死了；總之，最後的結果使他由一個富翁變成了一個窮人。

他的弟弟的財產卻逐漸增加，變成了一家富裕的人家。於是他不願再住在他的窄狹的小屋裏了，他命那磨機爲他輾出了一所十分富麗堂皇的住宅來。牠高踞在一座山頂上，下瞰着大海，牠的屋頂是純金製成的。他就帶領了他的妻子搬過去住在那裏；凡是在海中航行過的人都以他的屋頂做航行的標準，因爲牠非常明亮地發着光輝；凡是經過附近的海岸的人都去拜訪他，參觀他的住宅。

一天，有一個載了許多船食鹽在海中航行的挪威船主前去拜訪他；在談話中間就趁便問起他，怎樣他會這樣富有。唔，傑克回答說，

其實他並不很有錢，不過他有一座磨機，牠能夠把他所需要的任何東西都碾出來。那樣的磨機是很值得購置一座的，那船老大說，牠能否碾出食鹽來？

「當然能夠的，」傑克說：他就開動了那磨機，於是船主說要精鹽，牠就碾出了許多精鹽來，船主說要粗鹽，牠就碾出了許多粗鹽來。因此那船主非常愛慕牠，一定要向傑克購買牠。

「牠對於我是非常有用的，牠可以使我不必再經過許多海程到很遠的產鹽區域裏去採辦食鹽了。」

唔，傑克說道，如果他願付一千塊錢的代價，那磨機是可以歸他所有的。他們談判不久，交易就成立了。那船主就帶着磨機走了；但是

他也遭遇了賴爾斯所遭遇的厄運，因為他沒有想到，要叫傑克把使那磨機停止的方法告訴他。

當他到了大海中，他就命那磨機開始工作。最先，牠輾出了許多精鹽來；後來他覺得精鹽已經足夠了，又命牠輾出了許多的粗鹽來。但是當牠繼續不斷地運轉了好久，而他的船內已裝滿了食鹽，那船面甲板高出水平面僅僅一英寸時，他就想要制止那磨機了。他用雙手握住了牠，竭力想制止牠；但是沒有用，磨機似乎不明白他的意思，依舊盡力地、源源不絕地把食鹽輾出來。

於是他急急地召集了他的船上的全體人員；但是他們雖然用盡了他們的氣力，他們卻依然不能夠使那磨機停止運轉。於是他們

就開始把那些鹽拋棄到海中去，但是他們雖然拋得很快，那磨機卻輾出來得更快。因此最後那隻船就因載重過度而沈下去了。磨機也和船一同沈到了海底；牠依然沒有被制止，現在牠依然在運轉着；所以無論有多少淡水流到了海中去，海水老是這樣鹹的。



## 夫 妻

從前有一個人，帶了一車雞蛋和一羣駿馬去週遊世界。他把那些雞蛋分送給了那些婦女當權的家庭；他心想把那些駿馬分送給那些男子做主的家庭。但是他旅行了好久，他的馬還沒有送去一匹；雞蛋卻已送去了許多。

最後他走到了一家人家，這一家在他看來似乎是那丈夫當權的；因此他就決定在那邊寄宿一宵。到了第二天早上，他預備要動身了，他向那主人主婦道了叨擾，就吩咐那男子在他的兩匹馬中選取

一匹，那兩匹馬一匹是黑的一匹是栗色的。

「哦，我願取那匹栗色馬！」那丈夫說道。

「不，如果你取了牠，那真是呆子了！」他的妻大聲喊道，「那匹黑馬好多啦！」

「哦，好的，」那丈夫回答道，「如果你這樣說，愛妻啊，那末，我就取了那匹黑馬。」

於是那客人就從車中取出了一個雞蛋來交給他，他就逕自驅馬前進了。

# 世界少年文學叢刊目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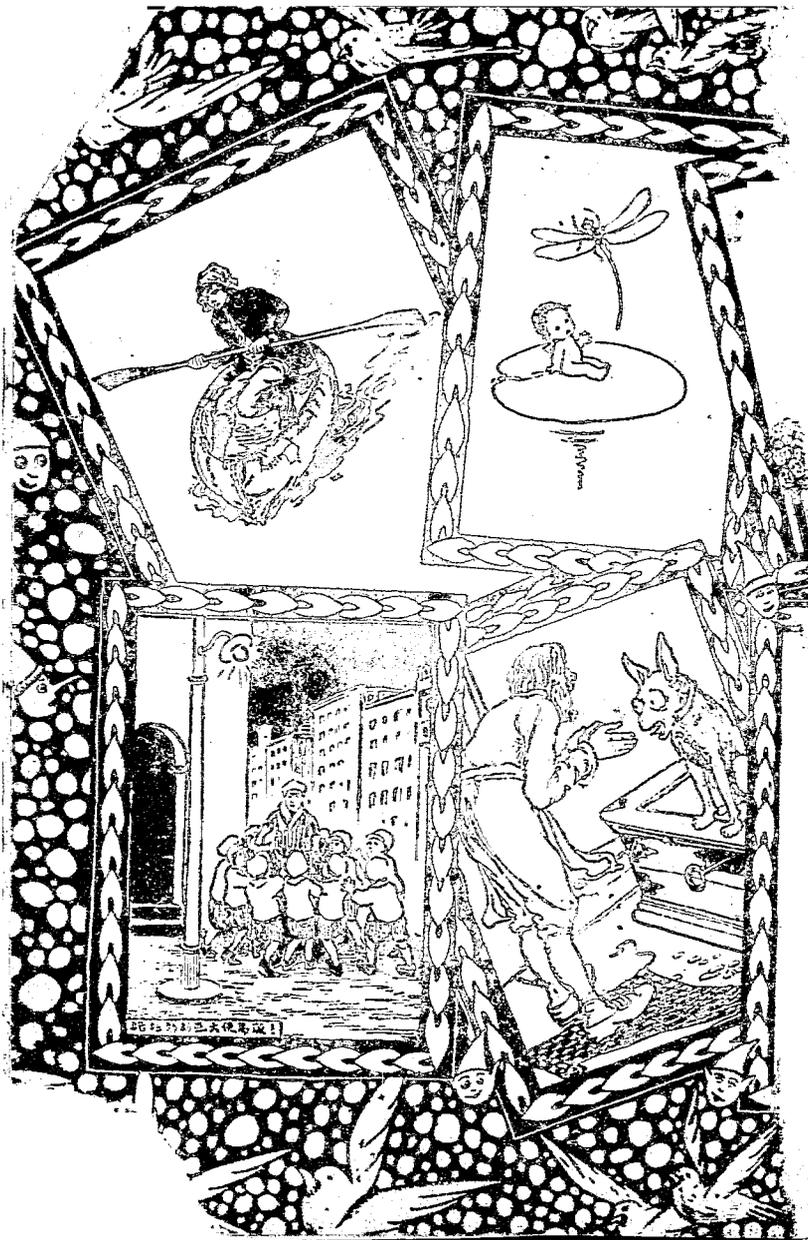
(ABC) 小學三、四、五、六年級適用  
 初中一、二年級適用

## 童話類

BC	保羅羅著 顧均正譯	風先生和雨太太	四角
BC	科羅狄著 徐調宇譯	木偶奇遇記	精本一元半 平本八角半
BC	羅斯金著 謝頌義譯	金河	七角
A	安徒生著 趙景深譯	月的話	三角
AB	顧均正譯	夜	驚三角五分
AB	吉卜林著 張友松譯	如此如此	五角
AB	薩克萊著 顧均正譯	玫瑰與指環	六角
A	安徒生著 謝頌義譯	雪	后四角五分
AB	顧均正譯	小杉	樹三角五分
AB	安徒生著 趙景深譯	皇帝的新衣	三角
AB	徐調宇譯	母親的故事	三角五分
A	夏丏尊著	幸福的船	八角
AB	葉紹鈞著	古代英雄的石像	精本六角 平本四角
AB	趙景深譯	柳	下三角
BC	羅夫丁著 蔣學楷譯	陶立德博士	四角五分
BC	陀諾夫人著 張昌祈譯	綿羊	王四角五分
BC	陀諾夫人著 張昌祈譯	黃矮	人四角
B	金斯萊著 恆信譯	水	孩六角
BC	馬修女士著 文樞在春譯	狗的自述	六角五分
B	葉紹鈞著	稻草	人六角
AB	顧均正譯	水蓮	花二角五分
AB	米星如著	石	獅六角
AB	安徒生著 傅東華等譯	套	鞋四角
BC	鄧威著 顧均正譯	故事類	三公
BC	顧均正譯	三公	主四角







世界少年文學叢刊

“隱身帽”

(及本)

民國二十二年十一月一日初版

作者作權

\*

不許翻印

兒童年紀念

實價大洋四角五分

(外埠加寄費)

原編者 E. H. Martens

譯述者 許天虹

發行者 杜海生

印刷者 美成印刷公司  
上海廣東路開明書店

分發行所	總發行所
南京廣州北平漢口沙	上海福州路八十五號
開明書店分店	開明書店

(少581)

